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通鑑續編卷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何道沖

編修臣
裴謙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孫球

謄錄監生臣郭履元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續編卷三

元 陳桎 撰

庚申

周恭帝宗訓元年宋太祖趙匡胤建隆元年○是歲周亡宋代天下宋北漢南唐南漢蜀遼凡六國

吳越荆南
凡二鎮

春正月周使趙匡胤帥師禦漢至陳橋匡

胤自立而還

周聞漢遼兵自土門東下正月辛丑朔遣殿前都點檢趙匡胤率禁兵禦之癸

卯發汴京殿前散指揮使苗訓善觀天文見日下復

有一日黑光摩盪者久之指示匡胤門吏楚昭輔曰

此天命也是夕次陳橋驛殿前都指揮使石守信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高懷德張令鐸殿前都虞候王審

琦虎捷右廂都虞候張光翰龍捷右廂都指揮使趙彥徽相與謀曰主上幼弱我輩出死力破敵誰則知之不如先冊點檢為天子然後北征未晚也都押衙李處耘具以事白匡胤弟供奉官都知匡義及歸德掌書記趙普匡義普共以事理譬曉之諸將不可夜五鼓將校軍士集驛門宣言冊點檢為天子甲辰黎明逼匡胤寢所勢甚盛匡義普入帳中白之匡胤時被酒卧未起聞其言攬衣徐興將校已露刃列庭曰諸軍無主願冊太尉為皇帝匡胤未及對黃袍已加身矣眾即羅拜呼萬歲掖之上馬還汴匡義進曰夫濟天下者當使百姓戴若父母京師天下根本願號令諸將禁戢攘奪匡胤乃攬轡曰我有言諸將能從乎皆下馬曰願受命匡胤曰太后主上我北面事者不得驚犯公卿皆我比肩不得侵陵朝市府庫不得侵掠用命有重賞違不汝貫也皆應曰諾遂肅隊而行乙巳入汴匡胤令甲士歸營而自退居公署時早

朝未罷聞變范質執王溥手曰倉卒遣將吾輩之罪也爪入溥手幾出血溥噤不能對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韓通自禁中遑遽而歸謀帥衆禦之軍校王彥昇逐馬通馳入其第未及闔門為彥昇所害妻子俱死

死
趙匡胤稱皇帝國號宋廢周主宗訓為鄭王遷之

西宮

匡胤在公署將士擁范質王溥等至質以義讓匡胤匡胤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為六軍所迫

一旦至此慙負天地將若之何質等未及對列校羅彥瓌挺劍厲聲曰我輩無主今日必得天子質等相顧不知所為溥降階先拜質不得已亦拜遂奉匡胤入宮召百官至晡時班定猶未有禪詔翰林承旨陶穀出諸袖中遂用之宣徽使引匡胤就庭北面拜受已乃掖升崇元殿服袞冕即皇帝位奉周主為鄭王符太后為周太后遷之西宮大赦改元國號宋遣使徧告郡國藩鎮加官進爵有差命周宗正郭玘祀周

陵廟定國運以火德王色尚赤臘用戌論翊戴功以石守信為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高懷德為殿前副都點檢張令鐸為侍衛親軍馬步軍都虞候王審琦為殿前都指揮使張光翰為侍衛親軍馬軍都指揮使趙彥徽為龍捷右廂都指揮使並領節鎮餘領軍者悉進爵華山隱士陳搏聞宋主代周曰天下自此定矣

宋贈周副都指揮使韓通為中書令

宋主贈通以旌

其忠欲加王彥昇擅殺之罪羣臣以建國之始乞貫之宋主猶怒故終身不得節鉞

宋遣使賑

貸于諸州○宋主以其弟光義為殿前都虞候趙普

為樞密直學士

光義即匡義也

宋立太廟追帝其祖考

宋有司請

立宗廟詔下其議兵部尚書張昭等請依隋唐以來立四親廟宋主從之復詔議追尊四代號諡於是判

太常寺寶儼上議尊高祖眇為僖祖文獻皇帝曾祖
珽為順祖惠元皇帝祖敬為翼祖簡恭皇帝妣皆為
皇后考弘殷為宣祖昭武皇帝宋主御崇元殿備禮
冊命因奉安神主于廟定制歲以四孟月及季冬凡
五享朔望薦食薦新三年一禘以孟夏
裕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

漢遼師還○二月宋主

尊其母杜氏為太后

后定州安喜人治家嚴而有法
生五子曰匡濟匡角光義光美

匡贊匡濟匡贊早卒陳橋之變宋主先遣楚昭輔入
汴慰安家人后聞之曰吾兒素有志今果然矣及
尊為皇太后宋主拜於殿上羣臣稱賀后愀然不樂
左右進曰臣聞母以子貴今子為天子胡為不樂后
曰吾聞為君難天子置身兆庶之上若治得其道則
此位可尊苟或失馭求為匹夫不可得是吾所以憂
也宋主再拜
曰謹受教

宋加周宰相范質王溥魏仁浦等官並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吳廷祚同中書門下二品○宋

賜貢士楊礪等十九人及第出身有差○三月唐吳

越遣使如宋

賀即位也

宋遷周六廟于洛陽

廟成遣官奉遷周六廟神

主居之仍命郭玘以時饗祀

夏四月周昭義節度使李筠會北漢

師伐宋

宋主即位遣使加筠中書令使者至潞州筠欲拒之賓佐切諫乃延使者置酒既而取周

太祖畫像懸于壁涕泣不已賓佐惶駭告使者曰令公被酒失其常性幸勿為訝筠長子守節泣諫筠不

聽宋主手詔慰撫且召守節為皇城使北漢主鈞聞之乃以蠟書結筠同舉兵及守節至汴宋主遣歸謂

筠曰我未為天子時任汝自為之我既為天子汝獨不能小讓我耶守節歸以白筠筠遂起兵令幕府為

檄數宋主罪執監軍周光遜等送于北漢以求濟師
又遣人殺澤州刺史張福而據其城北漢主封筠為
西平王自帥兵赴之筠見北漢主于太平驛言受周
太祖恩不敢愛死北漢主與周世警不悅其語因使
其宣徽使盧贊監其軍筠見漢兵弱少而贊又來監
心甚悔謀多不協乃留守節守路而自引衆南向漢
主聞贊與筠異復遣其平章事衛融和解之宋主遣
石守信高懷德慕容延釗王全斌分道擊之敗筠兵
于長平五月己亥朔日有食之○宋主圍澤州六月李

筠死之

五月宋主自帥大衆討筠山路險峻多石不可行宋主先於馬上負數石將士因爭負之

即日平為大道遂與守信等會大敗筠衆於澤州南
殺盧贊筠走保澤州宋主列柵圍之六月宋將馬全
義帥敢死士數十人攀堞而上遂入其城筠赴火死
獲衛融融請死宋主嘉其忠以為太府卿北漢主懼

引師歸乙酉宋主進攻潞州守節以城降宋主
釋其罪以為單州團練使七月宋主至大梁宋以

大梁為東京開封府洛陽為西京河南府○秋七月

宋選諸州兵入衛

宋主詔殿前侍衛二司各閱所掌兵揀其驍勇者升為上軍而命諸

州長吏選所部內兵送都下以補禁旅之闕又選強壯卒定為兵樣分送諸道召募教習俟其精練即送闕下由是獷悍之士皆隸禁籍矣又懲唐以來藩鎮之弊分遣禁旅戍守邊城立更戍法使往來道路以習勤苦均勞佚自是將不得專其兵而士卒不至於驕惰皆趙普之謀也八月宋立后王

氏○宋以趙普為樞密副使○宋李繼勲侵北漢取

石州○宋荆南節度使南平王高保融卒弟保勗嗣

保融迂緩國事悉委於母弟保勗及卒保勗權知軍府請命于宋宋主授以節度使而謚保融曰正懿

九月宋淮南節度使李重進謀反冬十月宋主討之

十一月重進自焚死唐主使其子從鎰朝宋主于揚

州

重進周太祖之甥也與宋主同事周室分掌兵柄常心憚宋主宋主即位加重進中書令既而移鎮

青州重進聞命下乃陰懷異志宋主得其情遣六宅使陳思誨齋賜鐵券以安其心重進欲治裝隨思誨

朝汴左右沮之因猶豫不決又自以周室懿親恐不得全遂拘思誨治城繕兵遣人求援于唐唐主以聞

宋主遣石守信王審琦李處耘宋偓等分道討之趙普勸宋主自行十月宋主發汴京十一月至廣陵即

日拔之城將陷左右欲殺思誨重進曰吾今舉族將赴火死殺此何益即盡室自焚思誨亦被害宋主入

城戡同謀者數百人因令諸軍習戰艦于迎鑾鎮唐主大恐遣使犒師且使其子從鎰朝于揚州十二月

宋主還汴唐清源節度使留從効入貢于宋○遼主殺其

叔父魯呼

魯呼子宋王舍音輕慄無恒謀反事覺辭連魯呼遂死於獄尋追謚曰章肅皇帝

宋以竇儀為翰林學士

翰林學士王著以酒失貶官宋主謂宰相曰深嚴之地當

使宿儒處之范質等對曰竇儀清介重厚然已自翰林遷端明矣宋主曰非斯人不可卿當諭以朕意勉令就職即日復入翰林宋主嘗召儀草制至苑門儀見宋主岸幘跣足而坐因却立不肯進宋主遽索冠帶而後召入儀遂言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恐豪傑聞而解體也宋主斂容謝之故自是對近臣未嘗不冠帶
宋初作受命寶宋主既受周二寶又作受命之寶自是遂為故事凡帝即

位必作之
而文不同
宋鑄宋通元寶錢

辛酉

宋建隆二年
凡六國二鎮

春正月宋度民田

周世宗末年嘗命
官詣諸州度民田

而使者多不稱至是宋主謂侍臣曰度田蓋欲勤恤
下民而民愈弊今當精擇其人遂分遣常參官詣諸

州三月宋以慕容延釗為山南東道節度使

延釗宋
主故人

也為殿前都點檢宋主不
欲授人以是職故有是命
唐徙都洪州○宋課民種

植每縣定民籍為五等第一種雜木百每等減二十
為差桑棗半之男女十歲以上人種韭一畦闢一

步長十步令佐
以春秋巡視

夏四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六月宋

太后杜氏殂

后疾革召趙普入受遺命且問宋主曰
汝知所以得天下乎宋主曰祖考及太

后之積慶也。后曰：不然。正由周世宗使幼兒主天下耳。使周氏有長君天下，豈為汝有耶？汝百歲後當傳位于汝弟四海，至廣萬幾，至衆能立長君社稷之福也。宋主泣曰：敢不如教？后顧謂趙普曰：爾同記吾言，不可違也。普即就榻前為約誓書於紙尾，署曰：宋遣臣普記藏之。金匱命謹密宮人掌之。甲午，后殂。宋遣

殿前副都點檢高懷德等五人罷兵就鎮。

宋主既誅李筠、李重

進等，謂趙普曰：天下自唐季以來，數十年間，帝王凡易八姓，關戰不息，生民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建國家久長之計，其道何如？普對曰：此無他方，鎮太重，君弱臣強而已。今欲治之，宜稍奪其權制其錢穀，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時石守信、王審琦等皆宋主故人，有功，典禁衛兵，普數以為言。宋主未之許，普乘間復力言之。宋主曰：彼等必不吾叛，卿何憂之？深耶？普曰：臣亦不憂其叛也。然熟觀數人者，皆非

統御才恐不能制伏其下則軍伍間萬一有作孽者
彼臨時亦不得自由耳宋主悟一日因晚朝與守信
等飲酒酣屏左右謂曰朕非卿等不及此然天子亦
大艱難殊不若為節度使之樂朕終夕未嘗敢安枕
卧也守信等請其故宋主曰是不難知此位誰不欲
為守信等頓首曰陛下何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
復有異心宋主曰卿等固然其如麾下欲富貴何一
旦有以黃袍加汝身汝雖欲不為其可得乎守信等
泣謝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
宋主曰人生如白駒之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過欲
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卿等何不釋
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便好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遠
不可動之業多買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歡以終其
天年朕且與卿等約為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上
下相安不亦善乎守信等皆謝曰陛下念臣等至此
所謂生死而骨肉也明日皆稱疾乞罷典兵於是

高懷德為歸德節度使王審琦為忠正節度使張令
鐸為鎮寧節度使張光翰為江寧節度使趙彥徽為
武信節度使皆罷宿衛就鎮賜賚甚厚唯石守信居
職如故已而欲用天雄節度使符彥卿典禁兵趙普
諫曰彥卿名位已盛豈可復委以兵柄宋主曰朕待
彥卿厚豈忍相負耶普對曰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
宋主默然秋七月宋主以其弟光義為開封尹光美行興

元尹○唐主景昶子煜立于江寧

景之初年屬中國多故盧文進李金

全皇甫暉等又皆歸之跨據江淮三十餘州擅魚鹽之利即山鑄錢物力富盛嘗試貢士以高祖入關為詩題頗有窺覷中原之志及淮甸入于周寢以衰弱揚州既平宋主日習馬舫戰艦於汴京南池景聞大懼遂徙豫章會其彭澤令薛良避罪奔宋獻平南策宋主斬良景始安然終以境土虜弱憂慮成疾而殂

太子煜時留建康遂即位而遣其戶部尚書馮謐奉表于宋願追尊帝號宋主許之煜初名從嘉聰悟好學善屬文工冬十月宋葬明憲太后于安陵○十一書畫明音律

月宋主臨國子監

初周世宗命營國子監置學舍未成而殂宋主即位詔增葺祠宇塑

繪先聖先師之像自為贊書於孔顏之座端令文臣分撰餘贊屢臨幸焉嘗謂侍臣曰朕欲武臣盡令讀書以知為治之道於是臣庶始貴文學矣宋以李漢超為關南兵馬都監

漢超至關南民有訟其強娶已女為妾及貸民錢不償者宋主召謂曰汝女可適何人對曰農家耳又問漢超未至關南時契丹何如對曰歲苦侵暴曰今復爾耶對曰無也宋主曰漢超朕之貴臣汝女為之妾不猶愈為農婦乎且使漢超不在關南汝家尚能保其所有貨財耶責其人而遣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

其女并所貸朕姑貫汝勿復為也不足於用何不以告朕耶漢超感泣由是益修政理齊州吏民愛之

宋以郭進為西山巡檢使

進至西山威令嚴肅宋主遣戍卒必諭之曰汝輩謹

奉法我猶貸汝郭進殺汝矣嘗有軍校自西山詣汴訟進不法事宋主詰知其情送進令殺之會北漢來伐進語其人曰汝敢論我信有膽氣今貫汝罪汝能掩殺敵兵當即薦汝如敗可自投河東其人踴躍赴戰大致克捷進即以宋李繼勲侵北漢遼州聞乞遷其職宋主從之

壬戌

宋建隆三年○唐後主煜元年○凡六國二鎮

春正月宋命州縣長吏勸

課農桑

自後歲首必降是詔

二月北漢主侵宋晉潞州○宋令

大辟諸州不得專決

宋主謂宰臣曰五代諸侯跋扈有枉法殺人者朝廷置而不問

人命至重姑息當如是耶自今諸州
決大辟錄案問奏付刑部覆視之
夏四月宋太常

博士聶崇義上三禮圖

自唐以來禮文多缺崇義善禮學朝廷凡有大事多從其

議周世宗嘗命參定郊廟祭器崇義因取隋開皇中禮官所撰三禮圖重加考正至是上之宋主詔太子詹事尹拙集儒學之士參議於是翰林學士竇儼詳閱定為十五卷以聞詔頒行焉且圖于國子監講堂之壁
唐清源節度使晉江王留從効卒子紹鎡嗣其將

陳洪進執紹鎡歸之于江寧以副使張漢思為留後

從効卒子紹鎡典留務月餘統軍使陳洪進誣紹鎡將召越人以叛執送建康推副使張漢思為留後而自為副使漢思老而醇謹不能治軍務事皆決于洪進
六月宋吳廷祚罷○冬

十月宋以趙普為樞密使○宋主匡胤遷其故主鄭

王宗訓于房州○宋廣東京城

宋主既廣汴城命有司畫洛陽宮殿按圖

脩之始壯麗矣

宋武平節度使周行逢卒子保權嗣

行逢卒宋授其

子保權節度使而追封行逢汝南郡王保權年十一矣

十一月宋初班厯于唐

○荆南節度使高保勗卒兄子繼冲嗣

繼冲保融子也

十二

月宋衡州刺史張文表叛襲潭州入之

初周行逢病且死召將校

屬其子保權曰吾部內兇狠者誅之畧盡唯張文表在耳我死文表必亂諸君善佐吾兒無失土宇必不得已當舉族歸朝無令陷于虎口及保權嗣位文表聞之怒曰我與行逢俱起微賤立功名今日安能北

而事小兒乎會保權遣兵代永州戍道出衡陽文表遂驅之以襲潭州知留後廖簡素易文表不設備而燕飲文表兵至徑入府中簡醉被殺將趨朗宋以姚以滅周氏保權遣楊師璫擊之且求援于宋

內斌為慶州刺史

內斌至郡西戎畏服莫敢犯其境

高麗入貢于宋

癸亥

宋乾德元年。是歲荆南亡凡六國一鎮

春正月宋慕容延釗帥師討

張文表二月周保權執文表誅之

宋以慕容延釗為都部署率十州兵

討文表樞密副使李處耘為都監未至楊師璫已破文表于平津亭執文表鬻而食之梟首朗陵市宋

慕容延釗入江陵高繼沖以荆南地歸之

初宋主遣內酒坊副

使盧懷忠使荆南謂之曰江陵人情去就山川向背我欲盡知之懷忠還言于宋主曰高繼沖甲兵雖整

而控弦不過三萬年穀雖登而民困于暴斂南邇長沙東距建康西迫巴蜀北奉朝廷其勢日不暇給取之易也及慕容延釗行宋主謂范質等曰江陵分五裂之國今假道出師因而下之蔑不濟矣乃命延釗假道江陵以討文表李處耘至襄州遣丁德裕諭繼冲以假道之意孫光憲因言于繼冲曰中國自周世宗時已有混一天下之志今宋主規模宏遠不若早以疆土歸之則可免禍而公亦不失富貴矣繼冲乃遣其叔父保寅奉牛酒犒師于荆門且覘強弱處耘待之有加繼冲聞之以為無虞是夕保寅宴于延釗帳中處耘密遣輕騎數千倍道前進繼冲但俟保寅還遽聞宋師奄至即惶怖出迎遇處耘於江陵北十五里處耘揖繼冲令待延釗自率親軍先入城比繼冲還則宋師已分據之矣荆人束手聽命即發江陵卒萬餘同趨湖南繼冲因盡籍其境內三州十七縣戶一十四萬二千二百遣客將王昭濟奉表納之

于宋宋主受之以王仁贍為荆南都巡檢使而授繼
冲馬步軍都指揮使荆南節度使如故高氏親屬僚
佐拜官有差以孫
光憲為黃州刺史

宋慕容延釗克潭州及周保權戰

于澧江敗之三月遂入朗執保權以歸

延釗進克潭州將趨朗周

保權牙校張從富等以為文表已誅而宋師繼進不
止懼為所襲相與拒守延釗至不得入宋主遣使諭
之從富等不聽命以兵逆戰于澧江宋師敗之李處
耘擇所俘體肥者數十人令左右分啗而黥其少健
者令先入朗黥者入城言被擒者為所啗聞者皆恐
遂潰延釗因長驅而進遂克其城執從富殺之其大
將汪端劫保權及家屬亡匿江南岸僧寺中處耘遣
田守琦帥師渡江獲之以歸宋主釋其罪以為右千
牛衛上將軍汪端猶擁眾寇掠宋師擊殺之湘湖悉
平得州十四監一縣六十六户九萬七千三百八十

宋初定折杖法

流刑四曰加役流杖三十配役三年流三千里杖二十二千五百里

杖十八二十里杖十七並配役一年徒刑五曰徒三年杖二十二年半杖十八二年杖十七一年半杖十五一年杖十二杖刑五曰杖一百為杖二十九十為十八八十為十七七十為十五六十為十三杖皆背受笞刑五曰笞五十為十下笞皆臀受

夏四月宋行應

天厯

王朴欽天厯推驗稍疎司天少監王處訥製新厯上之賜名應天頒行焉

宋置義倉

于州縣

五季之亂義倉多廢宋主詔曰多事之後義倉廢寢歲或小歉失於豫備宜令諸州於所

屬縣各置義倉自今官所收二稅石別稅一斗貯之以備凶歉給貸

唐清源將陳洪進

幽其留後張漢思而代之

漢思患洪進專因設燕伏甲將殺之酒數行地忽大

震棟宇欲壞坐立者不自持同謀者懼因以告洪進
洪進亟走出甲士皆散洪進怨之一日洪進袖大鎖
安步入府中叱直兵退漢思方坐內齋洪進即合其
戶而鎖之使人叩戶言曰郡中軍吏請副使知軍務
衆情不可違幸授之印漢思皇懼不知所為即自門
間出印與之洪進遽召將吏曰留後授吾印以莅事
衆皆賀即日遷漢思別墅以兵守宋以張暉為鳳州
之遣使請命于唐唐以為節度使

團練使

初宋主既平澤潞欲事河東問計于暉暉曰澤潞瘡痍未瘳軍旅荐興恐不堪命不若戢

兵育民俟富庶而圖之宋主以為然至是欲謀蜀乃以暉鎮鳳州暉盡得蜀虛實險易以聞宋以

大理正奚嶼知館陶縣

以朝官知縣革藩鎮之弊也

秋七月宋主

幸武成王廟

宋主幸武成王廟歷觀圖壁指白起曰起殺已降不武之甚豈宜受享命去之

宋判大理寺竇儼上重定刑統

凡三十卷
時稱詳允

八月宋王

全斌侵北漢克樂平縣以為平晉軍遼人救漢不及

而還○冬十月宋以高繼冲為武寧節度使鎮徐州

一月宋主有事于南郊赦○十二月宋后王氏殂

諡曰

孝明祔陳洪進入貢于宋

洪進以宋日強大而懼遣牙將魏仁濟間道奉表自

補清源軍節度副使入貢于宋且請制命焉

宋初置諸州通判

宋主懲五季藩鎮之

專頗用文臣知州以分節度刺史之權趙普請設通判于諸州凡軍民之政皆統治之事得專達與長吏

均禮大州或置二員又令節鎮所領支郡皆直隸京師得自奏事不屬諸藩於是節度使之權始輕矣

溪州蠻彭允林附于宋

甲子

宋乾德二年凡六國一鎮

春正月宋范質魏仁浦王溥罷

質等自以

周朝舊臣稍存形迹屢求避位至是從之自唐以來宰相入見議大政事必命坐面論從容賜茶而退質等憚宋主英武每事輒具劄子進呈且言曰如此庶盡稟承之方免妄庸之失宋主從之由是坐論之禮始廢宋以趙普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崇

矩為樞密使

普既相以天下為已任宋主倚任之事無大小悉咨決焉宋主數微行過功臣

家普每退朝不敢去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意宋主不出久之聞叩門聲普亟出宋主立風雪中普皇恐拜迎宋主曰已約光義矣已而光義至設重褥地坐堂中熾炭燒肉普妻行酒宋主以娖呼之因與普計

下太原普曰太原當西北二面太原既下則我獨當之不如姑俟削平諸國則彈丸黑子之地將安逃乎宋主曰吾意正如此特試卿耳宋主又嘗以幽燕地圖示普問進取之策普曰圖必出曹翰宋主曰然因曰翰可取否普曰翰可取孰可守宋主曰以翰守之普曰翰死孰可代宋主默然良久曰卿可謂深慮矣普嘗薦某人為某官宋主不許明日普復奏其人亦不許明日普又以其人奏宋主大怒裂碎奏牘擲地普顏色不變跪而拾之以歸他日補綴舊牘復奏如初宋主乃悟卒用其人又有羣臣當遷官宋主素惡其人普不與普堅以為請宋主怒曰朕固不為遷卿若之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通道也且刑賞天下之刑賞陛下豈得以喜怒專之宋主怒甚起普亦隨之宋主入宮普立宮門久之不去竟得俞允其剛毅果斷類如此然從宋主久得志屢以微時所不足于宋主及已者為言宋主曰若塵埃中可識天子

宰相則人皆物色之矣自是不復敢言

二月宋李繼勲侵北漢遼州克

之○宋折德宸侵北漢衛州執其刺史楊璘以歸○

宋以陳洪進為平海軍節度使

洪進事宋甚謹宋改清源為平海軍授之

以其長子文顯為副使

夏四月宋以薛居正呂餘慶參知政事

宋主以趙普獨相欲置副而難其名稱問翰林承旨陶穀曰下宰相一等有何官對曰唐有參知政事乃以

樞密直學士薛居正兵部侍郎呂餘慶並以本官參知政事不押班宣制知印不預奏事不升政事堂止令

就宣徽使廳上事殿廷別設碑位敕尾署

宋以秦再

雄為辰州刺史

自隋以黔中地置辰州唐分為錦溪巫叙四郡唐末蠻部分據之各保險

阻以自固時出寇鈔宋既平湖南思得通蠻情習地
勢沈勇智謀者以鎮撫之辰州瑤人秦再雄武健有
奇畧蠻黨畏服宋主召至汴察其可任擢為刺史使
自辟吏予以租賦再雄感恩誓以死報至州日訓土
兵得三千人皆能被甲渡水歷山飛壑捷如猿獠又
選親校二十人分使諸蠻以傳朝廷懷徠之意莫不
從風而靡各得降表以聞自是荆湘無復邊患

六月宋主加其弟光義中書
令光美同平章事子德昭貴州團練使

德昭宋主長子也冬

十一月宋永安節度使折德宸卒以其子御勲知府

州事

德宸鎮府州甚得蕃情契丹畏之

宋王全斌劉光義帥師分道

伐蜀

蜀王曰事奢縱以王昭遠伊審徵韓保正趙崇韜分掌機要總統軍政太后李氏嘗謂蜀主曰

吾見莊宗及爾父滅梁定蜀當時主兵者非有功不
授故士卒畏服今昭遠乃汝給事左右之人保正又
世祿之子素不習兵一旦有警此輩何所用之蜀主
不聽及宋下荆湖蜀主欲通使昭遠等固止之宋主
詔蜀之郎吏將卒先在江陵者悉放還而蜀主遣趙
彥韜孫遇為謀入汴覘強弱彥韜潛以蜀主與北漢
約同舉兵濟河蠟書獻之宋主久欲伐蜀而無詞及
得書喜曰吾用師有名矣今彥韜等指畫江山曲折
之狀及兵砦戍守之處道里遠近俾畫工圖之十一
月以王全斌劉光義為西川行營前軍兵馬都部署
崔彥進王仁贍劉廷讓曹彬副之將步騎六萬分道
伐蜀且命為蜀主治第於汴水之涯凡五百餘間供
帳什物備具名全斌以圖授之且謂曰凡克城寨止
籍其器甲芻糧悉以財帛分給將士吾所欲得者其
土地耳全斌等由歸州進

十二月宋劉光義克蜀夔州

初

州有鑠江為浮梁上設敵棚三重夾江列礮具光義將行宋主示以地圖指鑠江曰我軍至此汭流而上慎勿以舟師爭勝當先以步騎陸行出其不意擊之俟其勢却即以戰棹夾攻取之必矣及師至夔距鑠江三十里舍舟步進先奪浮梁復牽舟而上宋王全破州城蜀守將高彥儔自焚死悉如宋主計

斌克蜀興州遂及蜀韓保正戰于三泉獲之

全斌克萬仞燕

予二砦遂下興州拔二十餘砦所向克捷獲糧儲不貲蜀主遣韓保正李進等禦之全斌先鋒將史進德與戰于三泉砦禽保正及進等獲糧二十萬

宋命判太常寺和峴定雅樂

宋主以雅樂聲高近於哀思不合中和詔峴改定峴以王朴律準較洛陽司天臺影表石尺製律呂樂始和暢焉

乙丑宋乾德三年。是歲宋滅蜀凡五國一鎮春正月宋王全斌克蜀劍門

獲其樞密使王昭遠蜀主孟昶降全斌等次于成都

王全斌等乘勝而前蜀主遣王昭遠趙崇韜等帥兵禦之將行蜀主命左僕射李昊餞于郊昭遠酒酣攘臂言曰是行也非止克敵當領此二三萬雕面惡少兒取中原如反掌耳及行執鐵如意指麾軍中自方諸葛亮宋師至羅川蜀師依江列陣以待崔彥進遣張萬友等奪其橋蜀人退保大漫天砦彥進萬友與康延澤分三道擊之蜀人悉其精銳逆戰大敗而潰王昭遠等復引兵迎敵三戰皆敗昭遠渡桔柏江焚梁退保劍門宋師進次于益光全斌會諸將議曰劍門天險諸君宜各陳進取之策軍校向韜曰降卒牟進言益光江東越大山數重有狹徑名來蘇蜀人於江西置砦對岸有渡自此出劍關南二十里至清強

與大路合可於此進兵即劍門不足恃也全斌即欲
卷甲赴之康延澤曰來蘇細徑不須主帥親往且蜀
人屢敗併兵退守劍門莫若諸帥協力進攻破之一偏
將超來蘇若達清強北擊劍閣與大軍夾攻破之必
矣全斌乃令史進德超來蘇而自帥大衆前進進德
至來蘇造浮梁于江蜀人見梁成棄砦而遁遂進次
清強王昭遠聞之留其偏將守劍門自引衆退屯漢
源坡以待全斌未至漢源進德已克劍門昭遠股慄
失次甲戌全斌至趙崇韜布陣將戰昭遠據胡床皇
懼不能起全斌進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昭遠走投
東川匿倉舍下悲嗟流涕目盡腫惟誦羅隱詩云運
去英雄不自由俄而宋追者至與崇韜俱被執蜀主
聞昭遠敗大懼出金帛募兵令太子玄喆統之李廷
珪張惠安等為之副超劍門以禦宋師玄喆素不習
武廷珪又皆庸懦無識玄喆離成都但攜姬妾樂器
及伶人數十輩晨夜嬉戲不恤軍政至緜州間已失

劍門遂遁還東川所過焚廬舍倉廩而去壬午全斌克利州得其糧八十餘萬斛蜀主皇駭問計于左右有老將石斌對曰宋師遠來勢不能久請聚兵固守以老之蜀主曰吾父子以豐衣美食養士四十年及遇敵不能為我東向發一矢今若固壘何人為我效命甲申全斌進次魏城蜀主命李昊草表請降全斌受之遣康延澤以百騎先入成都諭以恩信留三日盡封府庫而還全斌等乃入城時劉光義克萬施開忠遂五州間蜀主已降乃引師會全斌于成都宋師自發汴至受降凡六十六日得州四十五縣百九十戶五十三萬四千三十九初全斌之伐蜀也屬汴京大雪宋主設氍毹于講武殿衣紫貂裘帽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將士衝冒霜雪何以堪處即解裘帽遣中使馳賜全斌仍諭諸將曰不能徧及也全斌拜賜感泣故所向有功

二月壬寅朔日當食不虧

三月宋兩川兵起王全斌等平之

王全斌等在蜀晝夜宴飲不恤軍士

部下漁奪無厭蜀人苦之曹彬屢請旋師全斌等不從既而宋主詔發蜀兵赴汴州人給錢十千未行者加兩月廩食全斌等不即奉命蜀兵憤怨亂兩路隨軍使臣常數十百人全斌崔彥進王仁贍等各保茫之不令部送蜀兵但分遣諸州牙校三月蜀兵行至郿州遂作亂劫屬邑衆至十餘萬自號興國軍獲蜀文州刺史全師雄推以為帥全斌遣米光緒往招撫之光緒盡滅師雄之族納其愛女私其橐裝師雄聞之遂無歸志率衆攻彭州據之自稱興蜀大王開幕府署節帥二十餘人分據要害兩川民爭應之崔彥進高彥暉田欽祚等分道攻討為師雄所敗彥暉戰死全斌又遣張廷翰張煦擊之復不利退保成都師雄勢益張遣兵分守郿漢間斷閣道緣江置砦聲言欲攻成都於是邛蜀眉雅果遂渝合資簡昌普嘉

戎榮陵十六州及成都屬縣皆起兵應師雄全斌等
大懼時成都城中降兵未遣者尚二萬七千全斌慮
其應賊與諸將謀誘致夾城中盡殺之久之曹彬劉
廷讓力戰大破師雄于新繁師雄走保郫縣全斌仁
贍等復攻之師雄走死于金堂餘黨復推謝行
本為主康延澤丁德裕等分道招輯蜀人始定

封樁庫

宋既平荆湖西蜀儲積充羨乃于講武殿後
置內庫以貯金帛為軍旅飢饉之備名曰封

樁
夏六月宋封孟昶為秦國公尋卒

二月宋以呂餘慶權知成都府

三月蜀主昶舉族與官屬由峽江而下五月乙亥至
汴率子弟素服待罪闕下丙戌宋主御崇元殿備禮
見之賜賚甚厚六月甲辰拜昶開府儀同三司檢校
大師兼中書令秦國公于玄喆為泰寧軍節度使從
臣親屬授官有差庚戌昶卒宋主廢朝五日御正衙
備禮冊命為尚書令追封楚王諡恭孝昶母李氏本

唐莊宗宮妾也。至汴宋，主命肩輿入宮，謂之曰：國母。善自愛，無戚戚懷鄉土異日。當送母歸。李氏曰：妾本太原人，倘得歸老并上，妾之願也。時宋主有志于漢，聞之甚喜。及昶卒，不肯哭，以酒酹地曰：汝不死社稷，貪生以至今日。吾所以忍死者，以汝在耳。今汝既死，吾何用生為？不食數日亦死。宋主聞而傷之。初，宋主將改元，諭宰相曰：年號須擇前代所未有者。及蜀平，蜀宮人入內，宋主見其鏡背有識乾德四年鑄者，名翰林學士竇儀，問之儀，對曰：此必蜀物。蜀主嘗有此號。宋主大悅，曰：作相須用讀書人。由是益重儒者。宋主嘗見昶寶裝溺器，命撞碎之，曰：汝以七寶飾此，當以何器貯食？所為如是，不亡何待也。秋七

月，宋初置諸路轉運使。

自唐開元天寶以來，藩鎮屯重兵，租稅所入皆以自贍，名

曰留使，留州其上供者甚少。五代以降，藩鎮益強，率令部曲主場務，厚斂以入已，而輸貢有數。宋主素知

其弊趙普乞命諸州度支經費外凡金帛悉送汴都無得占留每藩鎮帥缺即令文臣權知所在場務凡一路之財置轉運使掌之雖節度防禦團練觀察諸使及刺史皆不預簽書金穀之籍於是財利盡歸於上矣

冬十二月回鶻于闐入貢于宋

丙寅

宋乾德四年凡五國一鎮

春正月宋以孔宜為曲阜主簿奉孔

子祀

宜孔子四十四代孫而文宣公仁玉之子也五季以來襲封廢絕至是命宜主祀事

夏五

月宋主策賢良方正之士于紫雲樓

宋主承唐制置賢良方正能直

言極諫經學優深可為師法詳閑吏理達於教化三科以待天下之才傑不限前資見任職官黃衣草澤悉許應詔對策三千言詞理俱優者則中選謂之占制舉是年宋主親試制科人姜涉等於紫雲樓下占

城入貢于宋○宋除進美餘賞令

時三司令諸場院主吏有美餘粟及

萬石芻五萬東以上者賞宋主曰苟非倍取民租私減軍食何以致之自今勿復施行

秋七月

西南夷董昌附于宋

丁卯

宋乾德五年凡五國一鎮

春正月宋召王全斌等還貶官有差

以曹彬為宣徽南院使

宋主自聞蜀兵亂凡使者至各令陳王全斌等不法事遂

盡得其狀乃皆徵還以其初立功不欲屬吏但令中書問狀全斌等具伏黷貨殺降之罪命責授全斌崇義節度留後崔彥進昭化節度留後王仁贍為右衛大將軍以劉光義劉廷讓庶謹並進爵秩復呂餘慶叅知政事曹彬自蜀還橐中唯圖書衣裳又能戢下秋毫無犯宋主深嘉之以為宣徽南院使彬辭曰征

西將士俱得罪臣何敢獨受賞宋主曰卿有茂功又不矜伐懲勸國之常典又何辭焉

二月宋

以沈義倫為樞密副使

義倫為西川轉運使隨軍入蜀獨居佛寺蔬食及歸篋中

唯書卷而已故有是命

三月五星聚于奎○夏六月戊午朔日

有食之○宋殿前都指揮使韓重寶免

或譖重寶私取親兵為腹

心者宋主怒欲誅之謀於趙普普曰陛下必不自將親兵須擇人付之若重寶以讒誅即人人懼罪誰敢為陛下將者宋主然之乃出重寶為彰德節度使而止

秋九月宋定難節度使

西平王李彝興卒子克睿嗣

彝興即彝殷也

戊辰

宋開寶元年○北漢主繼元

春二月宋立后宋氏

上將軍倨之女也

三月初覆試貢士

是歲進士合格者十人陶穀子邴名在第十

六宋主謂左右曰聞穀不能訓子邴安得登第自今舉人凡闕食祿之家委中書覆試

宋以董

遵誨為通遠軍使

遵誨父宗本仕漢為隨州刺史宋主微時客遊至漢東依宗本遵誨

憑藉父勢嘗侮之一日謂宋主曰每見城上有紫雲如蓋又夢登高臺過黑蛇約長百尺餘俄化龍飛騰

東北去雷霆隨之是何祥也宋主皆不對他日論兵遵誨理屈拂衣起宋主乃辭宗本去自是紫雲漸散

宋主即位召遵誨諭之曰卿尚記曩日紫雲黑龍之事乎遵誨皇恐詣死宋主曰朕方赦過賞功豈念舊

怨耶乃自驍武指揮使拜馬軍都軍頭至是以夏州近邊授通遠軍使遵誨至鎮召諸族酋長諭以朝廷

威德封羊醢酒宴犒甚至眾皆感悅數月復來擾邊遵誨率兵深入其境俘斬甚眾獲牛馬數萬夷落以

定自是各謹封秋七月北漢主鈞殂養子繼恩立北

界秋毫不敢犯自潞州之敗日懼宋師至以趙文度為相召抱腹山人郭無為及五臺山僧繼顯參預國事既又殺其樞密使段常而以郭無為為相機務悉以委之遼主遣使責之曰爾不稟我命擅改年號助李筠殺段常其罪有三漢主遣使謝曰父為子隱願赦之遼主不報而拘留其使漢主益憂憤成疾殂初護聖營卒薛釗娶世祖女生繼恩及世祖鎮太原爵位通顯釗以微賤罕得見其妻居常快快一日乘醉求見即引佩刀刺之妻奮衣得脫釗乃自剄繼恩時幼世祖以漢主鈞無子命養之薛釗妻乃改適何氏生繼元漢主又養為子至是繼恩即位謚鈞曰孝和皇帝初宋主嘗因諜者謂漢主曰君家與周世讐宜於不屈今我與爾無所問何為此一方人也若有志中國宜下太行以決勝負漢主遣諜者報曰河東土地甲兵不足

以當中國然我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宋主哀之謂謀者曰為我語鈞開爾一生路故終鈞世八月宋李繼勲帥師侵北漢九月漢侯不加兵焉

霸榮弒其主繼恩

宋主遣昭化節度使李繼勲帥党進曹彬何繼筠康延沼趙贊司超

李謙溥等以禁軍伐漢九月庚子繼勲敗漢兵于洞渦河初侯霸榮嘗以散指揮使戍樂平及宋克樂平霸榮以衆降之未幾自宋走還太原漢主鈞復用為供奉官及宋師大入霸榮謀持繼恩首以獻宋乃乘無備白晝挺刃入漢主喪室反扃其門時北漢相郭漢主獨處見之繞屏環走霸榮堪胃弒之

無為誅侯霸榮漢主繼元立

郭無為聞漢主被弒遣卒登梯入室殺霸榮而

立繼元

遼師救北漢

漢主繼元告即位于遼且乞師遼主大發兵遣兵馬總管塔拉將而

赴冬十一月宋主有事于太廟宋主享太廟見其所陳籩豆簠簋問曰此

何物也左右以禮器對宋主曰吾祖宗寧識此亟命撤去進常膳如平生既而曰古禮不可廢也命復設

之遂遵唐故事每室加常食一牙盤云大食入貢于宋

己巳宋開寶二年○遼景宗賢保寧元年○凡五國一鎮春二月遼人弒其主璟

于懷州遼主荒酖于酒好畋嗜殺刑政紊亂嘗以虞人實喇卜丹偵鵠失期加炮烙鐵梳之刑以死

又以獲鴨除鷹坊刺面腰斬之法國人怨之至是田于懷州獲熊而飲甚驩夜分近侍霄格盥人華格庖

人錫衮等弒之遼主賢立賢小字明辰世宗第二子也間遼主被弒帥甲騎千人馳赴懷州即

位羣臣尊曰天贊皇帝加耶律屋質于越知國事宋主侵北漢三月圍太原

宋主命李繼勲等進薄太原復命韓重寶為北面都
部署防契丹以光義為上都留守遂發汴三月乙未
繼勲敗漢兵于太原城下戊戌宋主至築長連城圍
之漢史昭文以憲州趙文度以嵐州降乙巳壅汾水
以灌城中遂立砦于城四面繼勲軍於南趙贊軍於
西曹彬軍於北党進軍于東城中大懼然猶恃遼為
援四月己未何繼筠逆遼師于陽曲敗之斬首數千
宋主命以所獲遼俘示於城下城中由是喪氣五月
韓重寶復敗遼師

夏五月初命諸州獄吏恤繫囚

宋主以暑盛詔

獄吏三日一檢視洒掃獄戶洗滌杻械貧者給
食病者給藥小罪即時決遣自是歲以為常

閏月

宋師還太原圍解

太原圍久遼援不能進宋主詔繼
元降許以青州節度使且許郭無

為邢州節度使無為得詔色動一日因燕羣臣無為
慟哭于庭曰今日以孤城抗宋大衆計將安出引佩

刀欲自刺冀動衆心漢主遽降階持其手引升坐而止及南城為汾水所陷水注城中無為請自將夜擊欲自拔降宋值天陰晦不克漢主知其意遂殺無為城中紛擾俄而出兵欲戰又為宋所敗死者萬計至夜半忽傳呼漢主出降宋主將開壁門匠作使趙璚曰受降如受敵詎可中夜輕出已而果諜者時宋師頓于甘草地會暑雨軍士多疾太常博士李光贊言曰叢爾晉陽豈須親討重勞飛輓取怨黔黎豈若回鑾復都屯兵上黨使夏取其麥秋取其禾既寬力役之征便是蕩平之策宋主從之乃命趙普諭諸將解圍而還

秋九月初令民典賣田宅者輸錢印契

庚午

宋開寶三年凡五國一鎮

春三月宋賜舉人久不第者出身

宋主

閱進士諸科得十五舉以上司馬浦等百六人心憐之並賜本科出身特進名科自此始宋徵處

士王昭素為國子博士

昭素有學行宋主召見便殿年已七十餘矣問以治世養

身之術對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慾宋主愛其言書于屏几

夏四月辛卯朔日

有食之○五月宋置便錢務

宋取唐飛錢故事許民入錢于左藏庫以諸州

錢給之至是始置務汴京令入錢者即日輦致而受券付諸州給之

秋九月宋詔脩前

朝諸陵被盜發者

詔洛陽鳳翔雍耀等州周文成康王秦始皇漢高文景武元成哀後

魏孝文西魏文帝後周太祖唐高祖太宗中宗肅宗代德武宣懿僖昭諸帝凡二十七陵嘗被盜發者有

司備法服常服各一襲具棺槨重葬所在長吏致祭

宋潘美師師伐南漢冬十

二月克韶州

南漢主委政宦者龔澄樞尤貴幸用事作燒煮剝剔刀山劍樹之刑賦斂煩重

邕民入城者人輸一錢瓊州米斗稅四五錢置媚川都定其課令入海採珠所居宮殿以珠玳瑁飾之內官陳延受作諸淫巧日費數萬金宮城左右離宮數十銀游幸無度以豪民為課戶供宴犒之費宋主聞之歎曰吾當救此一方民乃令南唐主為書諭銀使稱臣歸所侵湖南諸州銀囚唐使而驛書答唐主言甚不遜唐主上其言宋主乃以潘美為桂州道行營都部署尹從珂為副以伐之時漢舊將多以讒構誅死宗室剪滅殆盡掌兵者惟宦官數輩自漢主晟以來眈於遊宴城壁濠隍往往飾為官館池沼樓艦皆毀兵器又腐及聞有宋師內外震恐乃遣龔澄樞往賀州郭崇岳往桂州李托往韶州畫守禦之策九月宋師至富州克之斬其將伍彥柔澄樞遁還十月宋師克賀州十一月進攻昭桂下之十二月克連州大敗漢兵斬首萬餘乘勝遂下韶州韶漢之北門也銀聞韶破窮蹙不知為計始令塹廣州東壕遣郭崇岳

屯馬逕以禦宋崇岳無謀
勇唯日禱于鬼神而已

辛未

宋開寶四年○是歲宋滅南漢凡四國一鎮

春二月宋潘美滅南漢執

漢主劉鋹以歸

正月潘美克英雄州漢都統潘崇徽以其衆降宋師進次龍頭漢主遣王

珪請和且求緩師美不許進兵馬逕去廣城十里砦于雙女山下漢主聞之取船舶十餘載金寶妃嬪欲入海未及發宦者樂範與衛兵千餘盜船舶走宋師將薄城漢主懼遣其左僕射蕭灌奉表詣軍門乞降美諭以宋主意以為能戰則戰不能戰則守不能守則降不能降則死不能死則亡此五者唯所行之他不敢聞也乃令殿直冉彥衮送蕭灌赴汴而次師城外漢主欲遣其弟保興率百官以迎宋師郭崇岳止之乃復為扞禦之備美遂進攻保興迎戰而敗崇岳為亂兵所殺城遂陷龔澄樞等謀曰宋師利吾寶貨

耳乃盡焚其府庫宮殿美入城擒漢主及保興澄樞
李托薛崇譽與其宗屬文武九十七人部送汴京有
宦者百餘請見美曰是桀人多矣吾奉詔伐罪正為
此等悉斬之凡得州六十縣二百四十戶一十七萬
二百六十二

夏六月宋封劉鋹為恩赦侯

五月乙未朔鋹
至汴宋主遣呂

餘慶問鋹反覆及焚府庫之罪鋹歸罪于龔澄樞明
日有司以帛繫鋹及其官僚獻于廟社宋主御明德
門遣刑部尚書盧多遜宣詔責鋹鋹對曰臣年十六
僭偽位澄樞等皆先臣舊人每事臣不得專在國時
臣是臣下澄樞是國主因伏地待罪宋主命大理卿
高繼申引澄樞李托薛崇譽斬于千秋門外釋鋹罪
賜襲衣冠帶器幣鞍馬授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保
右千牛衛大將軍封恩赦侯鋹體質豐碩眉目俱踈
有口辯性絕巧嘗以珠結鞍勒為戲龍之狀極其精
妙以獻宋主謂左右曰鋹好工巧習以成性倘能以

習巧之勤移於治國豈至滅亡哉一日從宋主幸講武池從官未集銀先至賜以卮酒銀疑有毒捧杯泣曰臣承祖父基業違拒朝廷勞王師致討罪固當誅陛下既待臣以不死願為大梁布衣觀太平之盛未敢飲此酒宋主笑謂之曰朕推赤心於人腹中安有此事耶命取銀酒自飲而別酌以賜銀銀大慙謝

宋御史中丞劉溫叟卒

溫叟重厚清介好古執禮為中丞十二年屢求解職宋主

難其代不許及卒有司請除中丞宋主曰必得純厚如溫叟者乃可命太子賓客邊光範兼判御史臺事居半歲始授中丞其不輕任人如此冬十月癸亥朔日有食之○宋知

英州董元吉有罪棄市

元吉守英月餘受賊至七十餘萬宋主以嶺表初平欲懲

特詔棄市

十一月唐主使其弟從善朝于宋乞降號

稱名宋主許之

唐主事宋甚謹每聞宋有嘉慶吉凶之事必遣人貢獻弔賀外示畏服內

實脩備及南漢亡懼甚上表於宋乞去國號為江南國主且請賜詔呼名宋主許之唐主乃貶損制度下書稱教改中書門下為左右內史府尚書省為司會府其餘官稱多所更定先是唐主以銀五萬兩遺趙普普以白宋主宋主曰此不可不受但以書荅謝少賂其使者可也普辭宋主曰大國之體不可自為削弱當使之弗測及從善來朝常賜外密賚白金如遺普之數唐君臣皆服宋主之偉度

壬申

宋開寶五年凡四國一鎮

春二月宋以劉熙古參知政事○夏

五月大雨河決宋主放其宮女百人○秋九月丁巳

朔日有食之○宋李崇矩罷

崇矩女為趙普子承宗妻三人相厚善宋主聞

之不悅會崇矩客鄭仲以崇矩待之薄上書告其陰事崇矩不能自明遂罷而舊由是見疑

癸酉

宋開寶六年凡四國一鎮

春二月高麗王昭卒子佖立○三月

宋鄭王郭宗訓卒于房州謚曰周恭帝葬于順陵

鄭王

殂宋主素服發哀輟朝十日謚曰周恭帝還葬慶陵之側號曰順陵焉

宋主覆試貢士

于講武殿

宋承唐制禮部貢舉設進士九經五經開元禮三史三禮三傳學究明經明法等科

是年翰林學士李昉知貢舉取宋準以下十一人而進士武濟川三傳劉睿材質最陋對問失次宋主黜之而濟川乃昉鄉人會有訴昉用情取舍宋主乃籍終場下第姓名得三百六十人皆召見擇其一百九十人并準以下親御殿給紙筆別試命殿中侍御史李墜等為考官得進士諸科百二十五人皆賜及

第且賜錢二十萬以張宴會而責昉為太常少卿殿
試遂為永制宋主語近臣曰昔者科名多為勢家所
取朕親臨試
盡革其弊矣夏四月宋命薛居正監脩五代史○五

月宋劉熙古致仕○交州丁璉入貢于宋宋封璉為

交趾郡王
梁末交州土豪曲承美乘中國之亂據有
十二州之地南漢攻執之仍置交趾節度

使乾德初驩州刺史丁公著之子部領攻節度使吳
處珩而據其位自號大勝王以其子璉為節度使漢
既亡璉入貢于宋宋授璉靜海
軍節度使安南都護交趾郡王遼裕悅耶律烏哲卒

○宋武寧節度使高繼沖卒
繼沖鎮彭門幾十年
委任僚佐部內亦治宋

使錢文贊還吳越
吳越事宋極謹宋主命有司造大
第於薰風門外連亘數坊棟宇宏

麗儲侍什物無不悉具因召吳越進奏使錢文贊謂之曰朕數年前命陶穀草詔比來城南建離宮今賜名禮賢宅以待李煜及汝主先來**秋八月宋趙普免**朝者居之以詔示文贊遣還諭旨普獨相十年為政頗專嘗以私怨誣馮瓚李美李檇以賊論死廷臣多忌之宋主嘗幸其第會吳越遣使致書于普及海物十瓶置于廡下未及發而宋主至倉卒不暇屏宋主顧問何物普以實對宋主曰海物必佳即命啓之皆瓜子金也普皇恐謝曰臣未發書實不知宋主曰第受之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爾時官禁私販秦隴大木普遣親吏詣市屋材聯巨筏至汴治第吏因之竊貨大木冒稱普市貨粥都下三司使趙玘以聞宋主大怒即欲逐普王溥力為救解得止普又以隙地私易尚食蔬園以廣其居多營邸店以規利翰林學士廬多遜方以文學得幸而與普不協數因入對短普宋主滋不悅初判大理寺雷德

驥以其官屬與堂吏附會普擅增刑名見宋主言之
宋主怒德驥誣毀大臣黜為商州司戶知州奚嶼希
普意奏德驥怨望坐削籍流靈武其子有隣意普害
之擊登聞鼓訟普親信堂吏胡贊李可度受賕翫法
普復比二人宋主怒杖贊可度而召德驥為祕書丞
擢有隣祕書正字普恩益替會詔參知政事與普更
知印押班奏事以分其權普不自安求罷政遂出為
河陽三城節度使普至河陽上表自訴曰外人謂臣
輕議皇弟開封尹皇弟忠孝全德豈有間然矧昭憲
皇太后大漸之際臣實預聞顧命知臣者君願賜昭
鑒宋主手封其表藏諸宮中

九月宋呂餘慶罷○宋主封其弟光

義為晉王

兼侍中班
宰相上

宋主加其子德昭同平章事○

宋以薛居正沈義倫平章事盧多遜參知政事

多遜
博學

善文敏給任數謀多奇中以翰林學士判史館宋主
好讀書每取書館中多遜預戒吏必令白已知所取
因通夕閱覽及召對宋主問書中事應答無滯同列皆伏由是有寵
冬十二月宋行開

寶通禮

宋主命李昉劉溫叟本開元禮損益為書二百卷號通禮行之

甲戌

宋開寶七年凡四國一鎮

春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三月宋

遣使如遼夏四月遼使耶律昌珠如宋

始通也

三佛齊

入貢于宋○秋七月南丹州蠻莫熯燕附于宋○九

月宋曹彬帥師侵唐

宋主欲伐唐而無名乃遣知制誥李穆使唐諭唐主入朝唐主

辭以疾且言事大朝冀全濟也今若此有死而已穆曰朝與否國主自處之然朝廷甲兵精銳物力富雄

恐不易當也宜熟思之無貽後悔唐主不從而遣使
求封冊宋主不許命梁迥復使諷之入朝唐主不答
迥還具言江南可取之狀宋主與趙普定計伐之且
曰王全斌平蜀多殺降人吾思之常耿耿不可用也
普曰全斌殺降唯曹彬不從請用之會普免事已至
是乃命曹彬為西南路行營都部署潘美為都監曹
翰為先鋒都指揮使將兵十萬以伐唐將行宋主戒
彬曰江南之事一以委卿切勿暴掠生民務廣威信
使自歸順不煩急擊也又曰城陷之日慎勿殺戮設
若困闕則李煜一門不可加害且以劍授彬曰副將
而下不用命者斬之潘美等皆失色十月彬等發江
陵水陸並進閏月克池州敗唐兵于銅陵遂次采石
磯初唐池州人樊若水以舉進士下第因謀歸宋乃
漁釣於采石江上數月乘小舟載絲繩緣南岸疾棹
抵北岸以度江之廣狹因詣汴上書言江南可取狀
請造浮梁以濟師宋主然之遣內侍石全振往荆湖

造黃黑龍船數千艘又以大艦載巨竹絙自荆渚而下議者以為自古未有作浮梁渡江者宋主不聽擢若水右贊善大夫及師南下以若水為鄉導既克池即用為知州十一月若水請試舟于石牌口遂移置采石三日梁成不差尺寸宋師因以濟江若履平地與唐師遇輒敗之時唐主委兵柄于皇甫繼勳機事於張洎張喬以徐元杓為傳冬十月宋五代史成凡詔每軍書告急多不時通

五十卷宋主覽之謂宰相曰梁太祖暴亂若此宜其賊虐于子也十二月吳越王俶

圍唐常州宋命宰相曰梁太祖命宰相曰錄時政送史館從史館脩撰扈

蒙之請也日
歷自是脩矣

乙亥宋開寶八年是歲春正月宋曹彬圍唐江寧曹彬

宋滅唐凡三國一鎮

再敗唐師于白鷺洲遂薄江寧圍之

三月遼使克實克舒蘇如宋

結成也

夏四月宋以衛德仁為太樂署令

教坊使衛德仁以老援同光故事求

領郡宋主曰伶人為刺史唐莊宗之失也豈可微之宰相擬州司馬宋主曰上佐乃士人所處不可但當

于樂部遷轉耳故有是命

吳越王俶克唐常州歸之于宋○秋七

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宋使郝崇信如遼

報使也

東印

度酋長使其子穰結說囉朝于宋○八月遼使耶律

霸德如宋

致方物也

西南蕃順化王入貢于宋○九月宋

主狩于郊

宋主狩于近郊逐兔馬蹶墜地因引佩刀刺馬殺之既而悔曰吾為天下主輕事田

獵又何罪馬哉
自是不復獵

宋師克唐潤州○冬十月唐主使徐

鉉求成于宋宋主不許

曹彬屢敗唐師于城下潤州復降唐主危迫乃遣其吏部

尚書徐鉉等貢方物于宋手書上表以求緩師鉉至言于宋主曰李煜無罪陛下兵出無名煜以小事大

如子事父未有過失奈何見伐宋主曰爾謂父子為兩家可乎鉉不能對而還踰月唐主復遣鉉乞緩師

以全一邦之命鉉見宋主反覆論辨不已宋主怒曰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側豈

容人鼾睡耶

宋詔察民孝弟力田奇材異行文武可

用者以聞○十一月宋曹彬滅唐唐主李煜降

彬圍唐日

久唐主猶不知之一日登城見列柵于外旌旗遍野始大懼知為近習所蔽遂殺皇甫繼勲召朱令贇于

上江命連巨筏載甲士十五萬順流而下以斷采石
浮梁彬聞之遣戰懼都部署王明密令人樹長木于
洲渚間若帆檣之狀令贊望見逗撓不敢進明因移
檄諸將倚角帥兵襲之令贊至皖口明合劉遇逆戰
大破之擒令贊衆赴水者十五六唐人益懼求成不
許彬頓師城下俟唐兵出則與之戰未嘗急攻而城
中日迫彬遣人謂唐主曰事勢如此所惜者一城生
聚耳若能歸命策之上也唐陳喬張洎等每引符命
謂玄象無變金湯之固未易取也北軍旦夕當自引
退苟一旦不虞即臣當先死唐主深倚洎喬故無降
意及城將陷彬忽稱疾不視事諸將皆來問疾彬曰
余之疾非藥石所能愈惟須諸君誠心自誓以克城
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諸將許諾共焚香為誓
明日彬稍愈又明日城陷陳喬徑入白唐主曰今日
國亡願加顯戮以謝國人唐主曰此乃歷數卿死無
益也喬曰縱不殺臣臣何面目以見士人乎遂自經

死唐主率臣僚詣軍門請罪彬慰安之待以賓禮請
煜入宮治裝彬以數騎待宮門外左右密謂彬曰煜
入或不測奈何彬笑曰煜素悞無斷既已降必不能
自引決煜治裝畢遂與其宰相湯悅等四十八人赴
汴京彬自出師至凱旋士衆畏服無敢輕肆者江南
賴以安全凡得州十九軍三縣一百八十戶六十五
萬五千六十五捷至羣臣稱賀宋主泣曰宇縣分割
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刃者寔可哀也命
出米十萬賑卹之

宋使宋準如遼十二月遼使耶律烏哲如

宋

賀正旦也自是歲以為常

宋進封劉鋹為彭城郡公

丙子

宋開寶九年十月以後太宗昺太平興國元年○凡三國一鎮

春正月宋封李煜

為違命侯

正月辛未宋主御明德門以唐主煜嘗奉正朔命勿宣露布止令煜君臣白衣紗帽

至樓下待罪宋主見而釋之賜冠帶器幣鞍馬有差
授煜為光祿大夫檢校太傅右千牛衛上將軍封違
命侯子姓從官皆錄用之因赦天下宋主召徐鉉責
鉉不早勸煜降鉉對曰臣為江南大臣國滅當死不
當問其他宋主曰忠臣也又責張洎曰汝教煜不降
使至今日因出洎所草召上江援兵蠟丸書示之洎
謝曰犬吠非其主此其一爾他尚多有今得死二月
臣之分也辭色不變宋主奇之以為太子中允

宋以曹彬為樞密使

初彬之總師伐唐也宋主謂曰
侯克李煜當以卿為使相潘美

預以為賀彬曰不然夫是行也仗天威遵廟謨乃能
成事吾何功哉況使相極品乎美曰何謂也彬曰太
原未平耳及還獻俘宋主謂曰本授卿使相然劉繼
恩未下姑少待之美視彬微笑宋主詰之美以實對
宋主亦大笑乃賜彬錢二十萬彬退曰人生何越
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錢耳踰月拜彬樞密使
吳越

王俶朝于宋

俶聞唐亡而懼乃與妻孫氏子惟濬孫承祐入朝于宋宋主賜禮賢宅以居親

幸宴之賞賚甚厚三月賜俶劍履上殿書詔不名命與晉王叙昆弟之禮封孫氏為王妃留兩月遣還

三月宋主以其子德芳為貴州團練使德芳宋主少子也宋

主如洛陽

宋主如西京遂拜安陵賜河南今年田租之半宋主生于洛陽樂其風土意欲留居

之晉王光義言其非便宋主曰遷河南未已終當居長安耳光義問其故宋主曰長安據山河之勝且可去冗兵光義力請還汴宋主不得已從之因宋曹翰

屠江州殺唐守將胡則

唐州郡皆降宋獨江州指揮使胡則殺刺史謝彥實集衆

為唐固守宋曹翰圍之四月餘則力屈被執翰殺之因縱兵恣取貨財而盡屠其民夏五月宋

使田守奇如遼

賀遼主生辰也自是歲以為常

秋八月宋党進帥師

侵漢九月敗漢師于太原遼使耶律舒救漢

宋主命党進潘

美楊光美牛思進米文義率兵分五道以攻太原又遣郭進郝崇信王政忠閻彥進齊超孫晏宣安守忠

齊延琛穆彥璋等分攻忻代汾沁遼石等州諸將所向克捷進敗漢兵于太原城北漢主急求救于遼遼

主遣其相耶律舒救之

冬十月宋主有疾壬子召其弟晉王光

義入侍是夕宋主匡胤殂甲寅宋主光義立赦

十月宋主

不豫壬子夜召晉王入寢殿屬以後事宦官婢皆不得近但遙見燭影下晉王離席若有遜避之狀既而宋主引柱斧歡地大聲曰好為之俄而宋主殂年五十宋后見晉王遽呼曰吾母子之命皆託于王王

泣曰共保富貴無憂也甲寅晉王即位號宋后為開
寶皇后遷之西宮大赦天下宋主性孝友節儉質任
自然不事矯飾即位之初頗好微行或諫其輕出宋
主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求之亦不可得拒之亦
不能止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之我終日
侍側不能害也我若應為天下主誰能圖之不應為
天下主雖深居閉門何益既而微行愈數有諫者輒
語之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不汝禁也一日罷朝坐
便殿不樂者久之左右請其故曰爾謂天子容易為
耶早作乘快誤決一事故不樂耳汴京新宮成御正
殿坐令洞開諸門謂左右曰此如我心少有邪曲人
皆見之矣嘗謂宰相薛居正等曰朕觀為臣者比多
不能有終豈忠孝薄而無以享厚福耶宮中葦簾綠
用青布常服之衣薶濯至再永康公主嘗衣貼繡鋪
翠襦宋主曰汝服此眾必相勸禁之主一日勸宋主
以黃金飾肩輿宋主曰我以四海之富宮殿飾以金

銀力亦可辦但念我為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又嘗謂侍臣曰古之人君解能正身自致無過之地如唐太宗受人諫疏直詆其失曾不愧耻豈若不為之而使下無間言哉尤注意刑辟哀矜無辜嘗讀二典嘆曰堯舜之時四凶止從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耶故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得貸死惟賊吏棄市則未嘗容貫也晉王嘗病亟親往視之自為灼艾晉王覺痛宋主亦取艾自灸每對近臣言晉王龍行虎步他日必為太平天子福德吾所不及也善於任使即位之初交廣劍南太原荆湖江表遼夏皆敵國也因注意謀帥命李漢超屯關南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州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領棣州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勲鎮昭義以禦太原趙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以備西夏其族屬在汴京者撫之甚厚郡中筦榷之利悉以與之

悉其貿易免其所過征稅許其召募亡命以為爪牙
凡軍中事皆得便宜每入朝必召對命坐厚為錫賚
以遣之由是邊臣富資能養死士使為間諜洞知敵
情及其入侵設伏掩擊多致克捷二十年間無西北
之憂以至平蜀楚拓越吳所向遂志蓋能推赤心以
馭羣下之所致也元年有州百一十一縣六百三十
八戶九十六萬七千三百五十三末年有府州二百
九十七縣一千八百六十六戶三百九萬五千四百
曰太祖起介冑之中踐九五之位原其得國視晉漢
周亦豈甚相絕哉及其發號施令名藩大將俯首聽
命四方列國次第削平此豈人力也耶觀其釋藩鎮
兵權繩賊吏重法以塞禍亂之源州郡司牧下至今
錄幕職躬自引對務農興學慎罰薄斂與世休息迄
於丕平治定功成制禮作樂傳之子孫世有典則遂
使三代而降考論聲明文物之治道德
仁義之風無讓於漢唐規模可謂遠矣
宋主以其弟

廷美為開封尹封齊王兄子德昭為永興軍節度使

兼侍中封武功郡王德芳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同平

章事興元尹

廷美即光美也初太祖以德昭德芳年幼欲其漸進故不加封爵宋主即位始封

德昭拜德芳使相云尋遵杜太后遺教詔太祖廷美子女並稱皇子女以示一體宋以盧多

遜平章事楚昭輔為樞密使○宋進封李煜隴西郡

公劉鋹衛國公○十一月宋封高麗王祐為高麗國

王○宋使馮正如遼

告哀也

十二月宋大赦改元

宋主御乾

元殿受朝樂縣而不作大赦改元

宋始令諸道轉運使察舉部內官

吏○遼使郎官旺祿蕭庫濟如宋

郎官旺祿弔慰也蕭庫濟賀即位也

丁丑

宋太平興國二年凡三國一鎮

春正月宋宴貢士于開寶寺

宋主思振

淹滯謂侍臣曰朕欲博求俊彥于科場中非敢望拔
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為致治之具矣及親試舉人
閱其十舉至十五舉者百二十人并進士呂蒙正以
下一百九人諸科二百七人並賜及第又詔禮部閱
其十五舉以上進士及諸科一百八十四人並賜出
身又九經七人不中格宋主憐其老特賜同三傳出
身凡五百餘人皆賜綠袍鞞笏錫宴開寶寺自為詩
二章賜之初太祖幸洛張齊賢以布衣獻策條陳十
事內四說稱旨齊賢堅執以為皆善太祖怒令武士
拽出之及還語帝曰我幸西都唯得一張齊賢耳我
不欲爵之以官異時可使輔汝為相也至是齊賢亦
在選中有司失于論擇寘于下第宋主不悅故一勝

盡賜及第與京官授將作監丞
或大理評事為諸州通判云

宋置江南榷茶場

從轉

運使樊若水之請也

二月宋主更名炁○三月宋加河陽節度

使趙普太子少保○夏四月宋葬太祖于永昌陵

遼遣

耶律敵會葬

秋八月平海節度使陳洪進朝于宋○宋初

罷節鎮領支郡之制

高保寅知懷州懷故隸河陽而保寅與趙普有隙上疏乞罷領

支郡之制右拾遺李瀚復以為言宋主納之自是節鎮無復領支郡者矣

冬十月遼遣使

如宋

賀生辰也自是歲以為常

宋榷酒酤○十有一月丁亥朔日

有食之既

戊寅

宋太平興國三年○是歲吳越附宋凡三國

春二月宋立崇文院

初宋置三

館于長慶門北謂之西館宋主即位命於昇龍門東北創立三館書院至是賜名崇文院遷西館書貯焉

凡八月三月吳越王俶朝于宋○夏四月陳洪進以漳萬卷

泉二州歸于宋宋以洪進為武寧軍節度使

洪進朝于汴京

因以漳泉二州十四縣戶十五萬一千九百七十八獻之宋授洪進武寧節度使同平章事留之汴京諸

子皆授近郡遣之官五月吳越王錢俶以其地歸于宋宋封俶

為淮海國王

俶朝于汴會陳洪進納土而懼上表乞罷所封吳越國王及解天下兵馬大元

帥并書詔不名之命歸其甲兵求還宋主不許俶乃籍境內十三州一軍八十六縣戶五十五萬六百八

十兵一十一萬五千三十六獻之于宋宋以淮南節度管內為淮海國封俶為王授俶弟儀信並觀察使俶子惟濬惟治並節度使惟演惟灝及族屬僚佐授官有差又授其將校孫承祐沈承禮並為節度使賜賚待遇冠絕當時尋令兩浙發俶總麻以上親及管內官吏悉至汴京凡一千四十四艘以范旻權知兩浙諸州軍事旻上言俶在國日徭賦繁苛九蔬果箕帚之屬悉收算乞盡釋不取以蠲其弊宋主從之

宋定難節度使李克勣卒子繼筠嗣○六月宋詔自

今職官受贓雖赦不得復叙

太祖之世雖大赦不釋職官

以贓致罪者雖會赦不得叙永為定制

秋七月宋隴西郡公李煜卒

初曹

彬令煜治裝煜方以亡國為念不及多取留汴貧不自給言于宋主宋主命增給月奉仍賜錢三百萬年

四十二而卒贈太師追封吳王

宋以孔宜襲封文宣公

宋主召宜問以孔子世嗣

遂命襲封宜因言歷代以聖人之後不預庸調周顯德中均田遂抑本家為編戶至今不免詔復其家

九月宋宴貢士于迎春苑○冬十一月戊申宋主有

事于太廟已酉郊赦

宋主祀天地于圜丘以太祖配大赦加恩中外自是三年而郊

郊必先享太廟禮畢遂肆赦加恩以為常制

通鑑續編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通鑑續編卷四

元 陳桎 撰

已卯 宋太宗皇帝太平興國四年

遼乾亨元年○是歲宋滅北漢混一中原

春正月潘美帥師侵漢

帝議伐漢曹彬曰以國家兵甲精銳翦太原之孤壘如摧

枯拉朽爾帝意遂決乃以潘美為北路都招討使帥崔彥進李漢瓊劉遇曹翰米信田重進分道伐漢又

以郭進為太原石嶺關都部署以斷燕薊援師遼遣達瑪長壽來言曰何名而伐漢也帝曰河東逆命所

當問罪若北朝不援和約如故不然惟有戰耳以石熙載簽書樞密院事○

張思訓獻所製渾儀

司天監學生巴中人張思訓本唐李淳風孫今瓚之法創作渾

儀以獻日月行度成于自然不假人運尤為精妙焉帝命置于文明殿東南鼓樓下擢思訓為渾儀丞

二月帝自將侵漢○遼耶律舒救漢三月郭進敗遼

師于白馬嶺

漢主求救于遼遼主遣南府宰相耶律舒為都統與王迪里為監軍帥師赴之

三月乙未至白馬嶺與郭進遇舒欲阻澗以待後軍迪里不從渡澗迎戰未成列進薄之遼師大敗迪里等皆死會耶律色珍兵至進引師退舒得免夏四月以石熙載為樞密副

使○師圍太原晉漢主劉繼元降詔封為彭城郡公

潘美

等屢敗漢兵進築長連城以圍太原矢石交下如雨漢外援不至餉道又絕城中大懼四月庚午帝至督

戰益急城無完堞帝慮其城陷殺傷者衆手詔諭漢主降使者至城守陴者不納帝怒親督諸將衛士進薄城下列陣于前躡甲交射矢集城上如蝟毛五月壬午漢指揮使郭萬超踰城出降漢主親信之臣多亡城中危急帝復手詔諭漢主速降當保終始貴富詔雖入城而諸將銳攻不可遏帝猶慮城陷害良民麾兵少却癸未夜漢主遣客省使李勲奉表乞降帝詔許之因至城北張樂宴從臣於城臺甲申漢主率官屬縞衣紗帽待罪臺下帝賜以襲衣玉帶召使升臺漢主叩首謝罪帝釋之己丑授特進檢校太師右衛上將軍封彭城郡公賜賚甚厚命祠部郎中劉保勛知太原府折御卿亦攻取嵐憲州岢嵐軍凡得州十縣四十戶十三萬五千二百二十帝作平漢劉繼晉詩命從臣和又授漢相李揮以下官有差

文奔遼遼封為彭城郡王○帝發太原六月遂伐遼

圍幽州秋七月及遼耶律休格戰于高梁河敗績乃

還

帝既滅漢欲乘勝取幽薊諸將以師罷餉賈不欲行崔翰獨曰所當乘者勢也不可失者時也取之

易帝意遂決五月庚子發太原六月丁卯次東易州遼刺史劉宇以城降留千兵守之戊辰次豸州遼判官劉厚德以城降庚午次幽州城南遼將耶律希達軍于城北帝攻走之壬申命宋偓崔彥進劉遇孟玄喆分兵四面攻城圍之三周以潘美知幽州行府事遼將多降七月遼順州薊州皆降耶律學古時守燕悉力禦之不能支城中大懼遼主遣耶律休格救幽癸未帝與遼將耶律舒大戰于高梁河舒敗將遁休格兵適至與耶律色珍分左右翼以進復戰帝大敗死者萬餘人帝引師南還休格追至涿州帝急乘驢車走免喪其資械不可勝計庚寅命孟玄喆屯定州崔彥進屯關南劉廷翰李漢瓊屯真定而還自是遼

絕好遂

帝至自范陽

帝還汴以石守信劉遇從軍失律貶之

八月皇享武

功郡王德昭自殺

德昭從帝攻太原軍中嘗夜驚不知帝所在有謀奉德昭者帝聞不

悅及還汴故久不行太原之賞德昭以為言帝大怒曰待汝自為之賞未晚也德昭退而自刎帝聞之驚

悔往抱其尸大哭曰癡兒何至此耶追封魏王謚曰懿子五人

九月劉廷翰等大敗

遼師于遂城

遼主遣南京留守燕王韓匡嗣與耶律舒耶律休格伐宋報圍燕之役軍于遂

城西方陣宋師請降匡嗣欲納之休格曰彼氣甚銳疑誘我也可整衆待之匡嗣不聽俄而宋將劉廷翰

崔彥進李漢瓊等分道前後合擊遼師大潰死者萬計匡嗣棄旗鼓遁去餘衆走易州獨休格整兵而戰

宋師乃退遼主怒匡嗣將誅之蕭后力以楊業為代救得免以休格為南面大王總戍南兵

州刺史

漢建雄節度使楊業善戰號楊無敵帝聞其名召見以其老于邊事拜代州刺史遼人忌

之望見旌旗輒引去

冬十月進封齊王廷美為秦王

論平漢功也

庚辰

五年

遼乾亨二年

春正月以程羽為文明殿學士

羽自成

都還帝欲優以清職乃改端明為文明殿授羽學士專備顧問

二月定差役法

分民戶為

九等上四等充役下五等免從京西轉運使程能之請也

三月衛國公劉錡卒

有

口辯帝之將伐北漢也宴近臣于禁中錡進言曰朝廷威靈及遠四方僭偽之主今日盡在坐中旦夕平

太原劉繼元又至臣率先來朝願得執梃為諸國降王長帝大笑及卒帝輟朝三日贈太師追封南越王

潘美敗遼師于鴈門殺其將蕭卓羅○秋七月交州

亂詔孫全興帥師討之

交趾丁部領及其子璉相繼死璉弟璿嗣為節度年尚幼

大將黎桓幽璿別館而代領其衆帝聞之以孫全興張璿崔亮劉澄賈湜王偁並為部署將兵討之全興

璿亮由邕州澄湜偁由廉州進桓聞之遣使為丁璿上表求襲位帝不許

冬十月遼主圍

瓦橋十一月帝自將禦之次于大名遼師退乃還

遼主

自將圍瓦橋關宋師陳于水南耶律休格帥精騎渡水而戰宋師大敗休格追至莫州十一月帝自將禦之癸丑關南諸將與戰大破之戊午帝次大名諸軍復戰于莫州敗績會遼主引去帝欲遂取幽州李昉力陳其未可乃詔曹翰部署諸將而還十二月遼以耶律休格為裕悅

○定難留後李繼筠卒弟繼捧嗣

辛巳六年 遼乾亨三年

春三月皇子興元尹德芳卒

贈中書令岐王

謚康惠子三人

詔諸路轉運使察官吏賢否以聞○罷交州

師孫全興棄市

三月交州行營破賊于白藤江口獲戰艦二百知邕州侯仁寶死之會炎

瘴軍士多死轉運使許仲宣以聞詔班師斬劉澄賈湜于軍徵孫全興棄市

高昌來貢○

夏六月薛居正卒

居正因服丹砂遇毒方奏事疾作遽掖歸中書已不能言但指廡間

儲水器而已左右取水至不能飲偃閣中吐氣如烟
馱輿歸私第薨居正輔相十八年寬簡不察衆論賢

之歸義節度使敦煌郡王曹元忠卒子延祿嗣○秋

九月乙未朔日有食之○以田錫為左拾遺

錫好言時務既

居諫職上疏獻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體者四以議
平漢之功駕馭戎臣為要機而大體之一乞脩德以
來遠宜罷交州之師其二言今諫官不聞廷爭給事
中不聞封駁左右史不聞升陛軒記言動御史不敢
彈奏中書舍人未嘗訪以政事集賢院雖有書籍而
無職官祕書省雖有職官而無圖籍臣願陛下擇才
任人使各司其局職業脩舉則威儀自嚴其三言邇
者寓縣平寧京師富庶軍營馬監靡不振崇佛寺道
官悉皆輪奐又加闢西苑廣御池而尚書省湫隘尤
甚卽曹無本局尚書無聽事九寺三監寓天街之兩
廊貢院就武成王廟是豈太平之制度耶臣願陛下
別脩省寺用列職官其四言按獄官令枷杻鉗鎖皆
有定式未聞以鐵為枷也昔唐太宗觀明堂圖見五
臟皆麗于背遂減徒刑況隆平之時將措刑不用於
法所無去之可也疏入以趙普為司徒兼侍中普奉
優詔褒答賜錢五十萬

鬱鬱不得志者累年至是如京時柴禹錫及趙鎔楊
守一俱以嘗給事晉邸得幸告秦王廷美驕恣將有
陰謀竊發帝疑以問普普因言願備樞軸以察姦變
且自陳曰臣忝舊臣為權倖所沮遂備道預聞昭憲
太后顧託及前朝上表自訴等事帝於宮中訪普前
表得之因召見謂曰人誰無過朕不待五十已知四
十九年非矣乃拜普司置京朝官差遣院舊制京朝
官屬吏部徒兼侍中封梁國公

國初以來皆出中書至是詔中書舍人郭贊等考校
勞績品量材器以中書所下闕員引對而授之謂之

差遣以石熙載為樞密使○冬十一月楚昭輔罷

壬午七年遼乾亨

春三月癸巳朔日有食之○貶秦王

廷美為西京留守

初昭憲太后遺命太祖傳位于帝
意欲帝傳之廷美以及德昭故帝

即位之初命廷美尹開封而德昭德恭等皆稱皇子及德昭不得其死德芳相繼夭沒廷美始不自安柴禹錫因上變以搖之而帝意不決召趙普諭以太后遺旨普對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廷美遂得罪

舒州上玄石

石有白文曰丙子年出趙號二十一帝

夏四月以賈偁郭

贊參知政事

初帝尹開封偁為判官以推官賈琰佞諛于坐叱之曰賈氏子巧言令色豈不

愧于心哉衆皆失色帝因重偁之直至是謂偁曰賈卿之叱賈琰也

以柴禹錫為樞密

副使楊守一為樞密都承旨

賞上秦王廷美之變也

盧多遜免

趙普復相多遜心不自安普屢諷令引退而多遜貪固權位不能決會普廉得多遜嘗遣堂吏趙白交通秦王事帝大怒下詔數罷秦王廷美官流盧多遜于其罪責授守兵部尚書

崖州

多遜既免越二日下御史獄命翰林承旨李昉學士扈蒙衛尉卿崔仁真御史滕中正等雜治

之多遜具伏累遣中書守當官趙白以機事密告廷美且云願官車晏駕盡力事大王廷美亦遣小吏樊德明報多遜云承旨言正會我意因遣之弓箭多遜受之獄上帝詔文武集議太子太師王溥等七十四人奏廷美多遜咀咒顧望大逆不道宜正刑章詔削奪多遜官爵流崖州并徙其家屬暮親于遠裔趙白樊德明閭密王繼勲趙懷祿閭懷忠等悉斬于都門外廷美勒歸私第復其子為皇姪女落皇女公主之號

沈倫罷

坐與盧多遜同列不能覺察降授工部尚書

五月崔彥進敗遼

師于唐興○定難留後李繼捧來歸銀夏綏宥之地

夏州自李思恭以來未嘗親朝中國至是繼捧率其族入朝帝甚嘉之賜賚甚厚繼捧陳其諸父昆弟多

相慰怨乞納其境內夏綏銀宥四州留京居之帝為遣使如夏州護總麻已上親赴闕四州既來歸疆土幾復漢唐之舊其未入貶秦王廷美為涪陵縣公房職方者燕雲十六州耳

州安置

趙普又以廷美居西京非便諷知開封府李符上言廷美不悔過而怨望乞徙遠郡以防

他變詔降封廷美為涪陵縣公房州安置以閻彥進知房州袁廓通判州事以伺察之普又恐符言泄乃坐符他事流之春州

潘美敗遼師于鴈門○折御卿敗遼師于

新澤○六月定難都知蕃落使李繼遷入于地斤澤

以叛

繼遷繼捧族弟也四世祖思忠嘗從兄思恭討黃巢戰沒贈宥州刺史曾祖仁顏唐銀州防禦

使祖彛景父光儼皆嗣防禦使于晉周之世繼遷生而有齒勇悍多智開寶七年授定難軍管內都知蕃

落使留居銀州間宋使者至發總麻親赴汴乃詐言乳母死出葬于郊遂與其黨數十人奔入地斤澤出其祖像以示戎人戎人拜泣從遼主侵滿城○秋九者日衆澤距夏州東北三百里

月遼主賢卒于焦山子梁王隆緒立尊母蕭氏為太

后治國事以韓德讓為政事令兼樞密使總衛兵

遼主

幸雲州行至焦山有疾命南院樞密使韓德讓南院大王耶律色珍奉遺詔立長子梁王隆緒而殂隆緒小字文殊努生十二年矣既嗣位是為昭聖皇帝國事皆決于太后蕭氏后以德讓總宿衛兼政事令南院大王博果濟總領山西諸州事北院大王裕悅休格為南面行軍都統同政事門下平章事景宗任人不疑信賞必罰唯竭國力以助河東破

冬十月竇偁

軍殺將而不能救其亡為不知權云

卒○行乾元歷

冬官正吳昭素所造也

十一月以李繼捧為彰

德軍節度使

以繼捧鎮彰德復官其兄弟十二人帝嘗問繼捧曰汝在夏州用何道以制諸

部對曰羌人驕悍但羈縻而已非能制也

十一月戊午朔日有食之○高

麗王佖卒弟治立

癸未

八年

契丹聖宗隆緒統和元年

春正月曹彬罷以王顯弭德超

為樞密副使

酒坊使弭德超有寵于帝覬代樞密使曹彬之位乃自鎮州乘傳以急變聞于

帝曰彬秉政久得士心將為不利且誣以事為徵帝信之乃出彬為天平節度使而以顯德超並為副使

二月戊午朔日有食之○以宋琪參知政事○遼以

耶律休格為南京留守

休格均成兵立更休法勸農桑脩武備邊境大治

三

月置諸王府翊善及侍講○夏四月弭德超有罪流

于瓊州

德超以不得樞密使怨望居常怏怏一日詬王顯榮禹錫曰我言國家大事有安社稷功

止得錢許大官汝等何人反在吾上我實恥之言頗侵帝顯奏之詔鞠問德超具伏遂奪官秩禁錮瓊州而死帝始悟曹彬之誣待之加厚

帝作戒辭頒于羣臣○五月交州

將黎桓逐其留後丁璿而代之

桓自稱留後遣使來貢并上丁璿讓表詔

諭桓送璿母子赴闕不聽

河決滑州

河源在西蕃朶甘斯南鄙四山之間有泉近百泓匯為一

登高望之若星宿布列故彼人呼為星宿海流出復渚曰哈喇海東出曰齊必勒河合呼蘭伊爾齊二水東

北流為九渡河其水猶清騎可渡也貫山中行出西戎之都會曰庫濟曰克特者合納琳河所謂細黃河也水流已濁繞昆侖之南折而東注合奇爾瑪勒河復繞昆侖之北自貴德西寧之境下積石經河州過臨洮合洮河東北流至蘭州始入中國北繞朔方北郡上郡而東經三受降城豐東勝州折而南出龍門過河中抵潼關東出三門集津為孟津過虎牢而後奔放平壤吞納小水以百數勢益雄大無崇山巨磯以防之旁激奔潰不遵禹蹟故虎牢以為憂周顯德初三千里恒被其害自漢以降每以為憂周顯德初大決東平之楊劉乾德以來決者不一是年大決滑州之韓村汎瀆濮曹濟東南入于淮壞民田廬舍東南流至彭城界而入六月以王顯為樞密使顯既拜帝海詔發丁夫塞之

世家本儒少遭兵亂失學今典機務無暇博覽羣書能熟讀軍戒三篇亦可免于面牆因取賜之遼

復國號曰契丹

六月遼主有事于太廟遂率羣臣上太后尊號曰承天皇太后羣臣亦上

遼主尊號曰天輔皇帝大赦改元統和復國號曰契丹

宛州父老請封禪帝不

許

泰山父老及取丘等七縣民詣闕請東封不許厚賜而遣之

秋七月郭贄免以

李昉參知政事

贄嘗因論事奏曰臣遭不次之遇誓以愚直上報帝曰愚直何益于事贄

對曰雖然猶勝姦邪至是以入對宿醒未解出知荆南府

八月石熙載罷○命中

書樞密脩時政記○溪錦叙富四州蠻來附○冬十

月趙普罷

普罷為武勝軍節度使帝作詩餞之賜宴長春殿普奉詩泣曰陛下賜臣詩當刻石

與臣朽骨同葬泉下帝為之動容翌日帝謂宰相曰普有功國家朕昔與游今齒髮衰矣不欲煩以樞務

擇善地以處之因詩以導意普感激泣下朕亦為之墮淚宋琪對曰昨日普至中書執御詩涕泣謂臣曰此生餘年無階上答庶希來世得効犬馬力臣

十一

月以宋琪李昉平章事李穆呂蒙正李至參知政事

張齊賢王沔同簽書樞密院事

帝謂琪等曰世之治亂在賞當其功罰當

其罪即無不治謂為飾喜怒之具即無不亂卿等慎之又謂蒙正曰凡士未達見當世之務戾于理者則快快于心及列于位得以獻可替否當盡其所蘊言雖未必盡中亦當僉議而更之俾協于道朕固不以崇高自恃使人不敢言也蒙正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此子亦參政邪蒙正陽為不聞而過之同列不能平詰其姓名蒙正遽止之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忘不若弗知之為愈也時人服其量以

呂文仲為翰林侍讀王著為侍書

帝勤于讀書自巳至申然後擇卷詔

史館修太平御覽一千卷日進三卷宋琪以勞瘁為諫帝曰開卷有益不為勞也朕欲周歲讀遍是書耳遂命文仲著侍讀與書每暇日則問文仲以經義著以筆法葛端以字學是歲江河漢睢穀洛渥澗水溢

甲申 雍熙元年

契丹統和二年

春正月詔求遺書

帝謂侍臣曰教化之本治

亂之原苟無書籍何以取法今三館所貯遺佚尚多乃詔募中外有以書來上及三百卷當議甄錄酬獎餘第卷帙之數等級優賜不願送官者借其本寫之由是四方之書間出矣

帝弟涪陵縣

公廷美卒于房州

廷美至房州憂悸成疾薨年三十八追封為涪王謚曰悼以其子德

恭德隆為刺史廷美
之得罪趙普為之也
李穆卒
穆質厚忠恪謹言慎行
所為純至無有矯飾帝

聞其卒哭謂侍臣曰穆國之良臣朕方倚
用遽爾淪沒非穆之不幸乃朕之不幸也
三月以楊

延慶等為知州
帝選守臣得延慶等十餘人命之因
謂宰相曰刺史之任最為親民苟非

其人民受其禍昔秦彭守潁州教化大行境內多瑞
宋琪曰秦彭一郡守政善而天應之若此況君天下

者
夏四月泰山父老詣闕請封禪許之五月乾元文

明殿災六月詔罷封禪
帝既詔以十一月二十一日
有事于泰山命翰林學士扈

蒙等詳定儀注矣五月丁丑乾元文明二殿災詔州
詔求直言遣使案察江淮浙蜀廣獄訟而罷封禪

縣官上書言事附驛以聞○冬十月賜華山隱士陳

搏號希夷先生

太平興國中搏兩入朝帝待之甚厚至是復來見帝謂宰臣曰搏獨善其

身不干勢利所謂方外之士也遣中使送至中書宋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玄默脩養之道可以教人乎

搏曰搏山野之人于時無用亦不知神仙黃白之事吐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冲天亦何

益于世今聖上龍顏秀異有天人表搏達古今深究治亂真有道仁聖之主也正君臣協心同德興化

致治之秋勤行脩煉無出于此琪等以其語白帝帝益重之詔賜號希夷先生放還華山尋卒尹憲

龔李繼遷于地斤澤走之獲其母妻而還

知夏州尹憲龔繼遷

大破之斬首五百級繼遷與其弟繼冲遁去憲獲其母妻俘千四百帳而還繼遷復娶豪族轉徙無常漸

以強大西人以李氏世著恩德多往歸之十一月有事于南郊大赦帝將郊祀

秦再思上書願勿肆赦因引諸葛亮相蜀數十年不
赦之事以為證帝以問趙普普對曰聖朝開創以來
具存彛訓三年郊祀即覃恩宥所謂其仁如天十二
堯舜之道劉備偏據一方何足師法帝從普言

月徙封淮海國王錢俶為漢南國王○立德妃李氏

為皇后

后涇州刺史處耘之女也

賜京師大酺三日

詔曰王者賜酺推恩與衆

共樂所以表升平之盛事契億兆之歡心累朝以來
此事久廢蓋逢多故莫舉舊章今四海混同萬民康
泰嚴裡始畢慶澤均行宜令士庶共慶休明可賜酺
三日至期帝御丹鳳樓觀酺名侍臣賜飲自樓前至
朱雀門張樂作山車旱船往來御道又集開封諸縣
及諸軍樂人列于通衢音樂雜發觀者溢道遷市肆
百貨于道之左右名畿甸耆老列坐樓下賜以酒
食明日宴羣臣于尚書省獻歌詩頌賦者數十人

乙酉二年

契丹統和三年

春二月交州來貢○李繼遷誘殺都

巡檢使曹光實于葭蘆川遂襲銀州據之○三月宴

貢士于瓊林苑

帝親試禮部貢士四百九十七人于崇政殿始分三甲錫宴于瓊林苑進

士及第第一人授節度推官寵之以詩遂為定制帝謂侍臣曰朕親選多士殆忘飢渴召見臨問觀其才

伎而用之庶田無遺賢而朝廷多君子爾復慮禮部取舍不當再試不中格者多獲中選夏四月

宴羣臣于後苑

先是帝召宰相近臣賞花于後苑謂之曰春風暄和萬物暢茂四方無事

朕以天下之樂為樂宜令侍從詞臣賦詩至是詔輔臣三司使翰林樞密直學士尚書省四品兩省五品

以上三館學士宴于後苑賞花釣魚張樂賜飲命羣臣賦詩因習射水心殿賞花曲宴自此始置明

法科○秋八月遣使按問刑獄察官吏勤惰于諸州

○九月楚王元佐有罪廢為庶人

元佐帝長子少聰警貌類帝帝鍾愛

之涪陵縣公廷美之遷房州元佐力救焉廷美既死元佐遂發狂疾至以小過操梃刃傷侍人疾少間帝為赦天下會重九召諸王宴射苑中元佐以新瘥不預及諸王宴歸暮過元佐元佐恚曰若等侍上宴我獨不預是棄我也因發忿被酒夜縱火焚其官帝大怒詔廢為庶人均州安置宋琪率百官三上表請留之京師帝許之行至黃山召還居于南宮右羽林統軍周保權卒○韓國

華如高麗

時議用兵契丹以高麗與之接壤數為所侵命國華齎詔諭令發兵西會高麗曠悍

特險未即奉詔國華諭以威德始俯伏聽命

冬十二月庚子朔日有食之

○宋琪柴禹錫免

初帝詔廣宮城柴禹錫有別第在表識內上言願易官邸帝不悅禹

錫乃陰結琪欲因之以請盧多遜舊第琪為白帝帝益鄙之廣南轉運使王延範琪妻高氏親也將謀不軌知廣州徐休復密奏之帝因琪禹錫入對問延範何如人琪禹錫未知其端盛言延範強明忠幹帝意其交通不欲暴其狀詔琪詆譖無大臣體罷守刑部尚書降禹錫為左驍衛大將軍延範及其黨與皆伏誅

南康軍大雨雪江水冰

雪厚三尺江水冰合可勝重載

丙戌三年

契丹統和四年

春正月曹彬米信潘美帥師伐契丹

賀懷浦將兵屯三交好議邊事與其子知雄州令圖上言契丹主少母后專政寵倖用事請乘其釁以取燕薊帝然之以曹彬為幽州道行營前軍馬步水陸都部署崔彥進副之米信為西北道都部署杜彥圭

副之出雄州田重進為定州路都部署出飛狐
滿美為雲應朔等州都部署楊業副之出鴈門李至

罷○二月李繼遷降于契丹契丹以為定難節度使

為副使三月曹彬克契丹固安及涿州彬敗契丹兵于固安南克其城

進攻涿州取之殺其將貨斯復會來信敗其師新城田重進敗契丹于飛狐靈

丘重進攻飛狐連敗契丹之師獲其招安使大鵬翼等于是飛狐守將呂行德舉城降以其縣為飛狐

軍遂進圍靈丘降之潘美克契丹窠朔應雲州潘美自西陁入與契丹兵遇追

至窠州破之其刺史趙彥章以城降美進圍朔州節度副使趙希贊舉城降美遂攻應雲州皆克其城

岐國公陳洪進卒○夏四月田重進克契丹蔚州重進

屢敗契丹之師進至蔚州其牙校李存璋殺其大將以城降

五月曹彬及契丹耶

律休格戰于岐溝敗績

初諸將陞辭帝謂曰潘美但先趣雲朔卿等以十萬衆聲

言取幽州且持重緩行不得貪利彼聞大兵至必悉衆救范陽不暇援山後矣及彬等乘勝而前所至克捷兵勢大振每奏書聞帝訝其進軍之速彬既次涿契丹南京留守耶律休格以兵少不敢出戰夜則令輕騎掠其單弱以脅餘衆晝則以精銳張其勢設伏林莽以絕宋糧道彬居涿旬日以食盡退師雄州以援餽餉帝聞之曰豈有敵人在前反退軍以援芻糧失策之甚也亟遣使止彬勿前急引師緣白溝河與米信會時彬部下諸將聞美重進累建功而已握重兵不能有所攻取謀議蜂起彬不得已乃復裹糧與米信復趨涿州休格聞之以輕兵薄宋師伺其蓐食則擊離伍單出者且戰且却由是宋師自救不暇結

方陣塹地兩邊而行軍渴乏井漉淖而飲凡四日始得至涿時方炎暑士卒困乏糧又將盡會契丹主與其太后自馳羅口東將大兵應援賜休格旗鼓雙寬印以督將士而自攻涿州復之彬信失勢休格因出大兵逆戰于歧溝關宋師敗績冒雨而退無復行伍夜渡拒馬河休格引精騎追及溺死者不可勝計彬信南趨易州休格引兵復至宋師方瀕沙河而龔聞之驚潰死者過半沙河為之不流棄戈甲如丘山知幽州行府事劉保勲死之休格請乘宋弱畧地至河為界太后不從引兵還燕收宋屍為京觀封休格為宋國王而歸帝聞之名彬信及崔彥進等還令田重進屯定州潘美還代州徙雲應朔寰四州吏民及吐谷渾部族分寘河東京西帝謂張齊賢契丹耶律色等曰卿等共睹朕自今復作如此事否

珍復取蔚寰州

契丹諸路兵馬都統耶律色珍將兵十萬至定安西宋先鋒將賀令圖遇

之敗績南奔色珍追及戰于五臺死者數萬人明日
攻蔚州宋師救之色珍遣都監耶律德濟伏兵險阨
以待城中兵聞救至突出色珍與德濟前後夾擊宋
師大奔色珍追至飛狐宋師又敗死者二萬遂取蔚
州令圖與潘美復帥師往救與色珍戰于飛狐宋師
敗績於是宋師在渾源應州者皆棄城走色珍乘勝
入寰州殺守城吏卒千餘遼太后以殺敵
過當命建佛寺飯僧萬人于上京開龍寺

丹耶律色珍戰于陳家谷敗績死之契丹復取雲應

朔州及諸城

潘美既敗于飛狐乃引兵護雲應寰朔
四州內徙吏民南還至朔州狼牙村間

耶律色珍已入寰州兵勢甚盛楊業欲避其鋒護軍
王侁等不可謂業曰君侯素號無敵今見敵退撓不
戰得非有他志乎業曰業非避死蓋時有未利徒殺
士卒而功不立今君責業以不死當為諸公先將行

泣謂美曰此行必不利業太原降將分當死上不之殺寵以連帥授之兵柄非縱敵不擊蓋欲伺其便以立尺寸功報國家耳今諸君責業避敵敢尚自愛乎因指陳家谷口曰諸君幸於此張步兵強弩以相援也業轉戰當至此可夾擊之不然無遺類矣美遂與旆帥麾下陣于谷口色珍聞業且至遣副部署蕭達蘭伏兵于路業至色珍擁衆為戰勢業麾幟而進色珍佯敗伏兵四起色珍還兵前戰業大敗退趨狼牙村旆自寅至巳不得業報使人登托邏臺望之又無所見以為契丹敗走欲爭其功即領兵離谷口美不能制乃緣交河西南而進行二十里聞業敗即麾兵却走賀懷浦敗沒業且戰且行自午至暮果至谷口望見無人拊膺大慟乃再率麾下力戰身被數十創士卒殆盡猶手刃數十人馬重傷不能進匿深林中耶律希達望見袍影射之業墮馬被擒其子延玉死焉業因太息曰上過我厚期討敵捍邊以報而反為

姦臣所迫致王師敗績何面目求活耶乃不食三日死業既敗麾下尚百餘人業謂曰汝等各有父母妻子與我俱死無益也可走還報天子衆感激遂皆戰無一生還者於是守雲應朔等州及諸城將吏聞業死悉棄城走色珍盡復取之事聞帝深痛惜詔贈業太尉而除佻名六月戊戌朔日有

食之○以辛仲甫參知政事○秋七月貶曹彬崔彥

進米信為諸衛將軍

治其違詔失律罪也

以張齊賢知代州

帝以

楊業死訪近臣可知代州者齊賢請行乃命之令與部署潘美同領緣邊兵馬

八月以王沔

張宏為樞密副使○冬十月以黎桓為靜海軍節度

使

桓復上表求王領節鎮朝廷懲孫全興之敗許之丁氏由是遂亡

十二月劉廷讓

及契丹主戰于君子館敗績契丹誘執賀令圖以歸

遂陷邢深德州而去

十一月契丹主及蕭太后大帥衆南下以耶律休格為先鋒都

統十二月休格敗宋師入望都宋瀛州部署劉廷讓帥師數萬並海而北與李敬相合兵將趨燕休格聞之先以兵扼要害而逆戰于君子館天方盛寒宋士卒皆不能彀弓弩會契丹主兵大至乃圍廷讓數重廷讓時先分精兵屬李繼隆為後援而繼隆退保樂壽于是廷讓力不敵一軍盡沒以數騎脫身南走李敬源楊重進皆死之先是休格謀給賀令圖曰我獲罪本國旦夕願歸南朝令圖信之私遺以重錦十兩及廷讓敗休格宣言願得見雄州賀使君令圖意其來降欲擅其功即引麾下數十騎逆之既至帳下休格據牀罵曰汝常好經度邊事乃今迭死來耶令左右殺其從騎而執之自是河朔戍兵無復鬪志契丹

乘勝長驅而南遂陷深邢德三州殺官吏俘士民所
在輦金帛而去魏博之北民尤苦焉帝聞之下詔自
悔而釋敗潰將士之罪且張齊賢大敗契丹于土鎧
薊河北逋租給復三年

堡

契丹自湖口薄代州城神衛都校馬正以所部列
南門外衆寡不敵代州副部署盧漢賈畏懦保壁

自固齊賢選廂軍二千出正之右誓衆感慨無不一
當百契丹遂却先是齊賢遣使期潘美以師會戰使
為契丹所執齊賢以師期既漏且虞美衆為契丹所
乘既而美使至云師出并州至北井得密詔東師敗
績于君子館并之全軍不許出戰已還州矣是時契
丹兵塞川齊賢曰敵知美之來而不知美之退乃閉
美使密室中夜發兵二百人持一幟負一束芻距州
西南三十里列幟然芻契丹兵遙見火光中有旗幟
意謂并師至駭而北走齊賢先伏步卒二千於土鎧
砦掩擊大敗之殺其國舅詳袞塔喇噶宮使蕭達理

斬首數百獲馬二千器械無算以劉繼元為保康節度使○李繼遷

請昏于契丹契丹以耶律襄女歸之

繼遷率五百騎款契丹境言願

婚大國永作藩輔契丹以王子帳節度使耶律襄女號義成公主歸之

丁亥四年

契丹統和五年

春二月改封漢南國王錢俶為許王

詔改封俶南陽國王俶固讓國王之封乃改封許王

三月安守忠及李繼遷戰

于王亭敗績○夏四月張宏免以趙昌言為樞密副

使

時河朔用兵宏循默守位而御史中丞趙昌言多條上邊事乃免宏而以昌言代之

五月遣

使市馬于諸路

國子博士李覺上言乞於軍伍中取牝馬而孳息之增蓄駒將卒之月給

俟其納馬即止是貨不出中國以李繼捧為崇信軍

而馬增倍矣由是牧馬頗蕃焉乃出之崇信徙其弟克憲為道州防禦使遣

節度使李繼遷數寇邊或疑繼捧泄朝中事於繼遷

克文歸博州
戊子端拱元年契丹統和六年春正月帝耕藉田赦于詔除耕門

七里外祀先農如南郊禮以后稷配遂親耕藉田數十步乃止還御丹鳳樓大赦改元百官內外並加恩

賜民年七十以上爵一級二月改補闕拾遺為司諫正言○徙錢

俶為鄧王食邑九萬七千戶食實以李繼捧為感德

軍節度使○李昉罷布衣翟穎性險誕與知制誥胡旦狎旦為作大言使穎上之旦

為穎改姓名曰馬周以為唐馬周復出也于是穎擊登聞鼓訟昉居宰相位當北方有事之時不為邊備徒知賦詩宴樂帝由是厭昉及籍田禮畢遂罷為右僕射昉和厚多恕在位小心醇謹每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取必正色絕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問其故昉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于上若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取怨之道也

以趙普

為太保兼侍中呂蒙正平章事王沔參知政事張宏

為樞密副使楊守一簽書樞密院事

帝欲相呂蒙正以其新進藉趙

普舊德為之表率會普以籍田入朝帝遂留為太保兼侍中謂之曰卿勿以位高自縱勿以權勢自驕但能謹法度舉賢能明賞罰弭愛憎何憂不治卿勿面從古人耻其君不如堯舜卿其念哉普頓首謝拜蒙

正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監修國史蒙正質厚寬簡有重望以正道自持遇事敢言每論時政有未允者必固稱不可帝嘉其無隱普開國元老蒙正趙昌言有以後進歷官一紀遂同相位普雅重之

罪貶為崇信軍節度行軍司馬

昌言與鹽鐵副使陳象輿知制誥胡旦度

支副使董儼善日夕會語京師為之語曰陳三更董半夜旦既為翟穎作大言穎方以訟罷李昉二人益相得穎益肆誕毀斥時政上書自薦且歷舉所善數十人為公輔期昌言為內應事覺穎流海島旦貶團練副使昌言責為崇信

夏五月作祕閣于崇文院

詔就

崇文院中堂建祕閣以三館書籍真本并內出古畫墨迹等藏之以吏部侍郎李至兼祕書監至每與李昉王化基觀書閣下帝必遣使賜宴且命三館學士皆預焉

賜李繼捧姓名曰趙

保忠復以為定難軍節度使

李繼遷侵擾日甚趙普請復命繼捧鎮夏州帝

召見加賜而遣焉且謂曰若能令繼遷歸欵當授以官也

內侍侯莫陳利用有罪

賜死商州

利用以變幻之術得幸于帝驕恣不法居處服御僭擬乘輿趙普按其十罪力請誅

之帝曰豈有萬乘之主不能庇一人乎普曰陛下不誅則亂天下法法可惜此一監予何足惜哉帝不得

已賜死

秋八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鄧王錢俶卒

俶薨輟朝七日御正衙備禮追封為秦國王謚忠懿命使護喪葬洛陽自鏐至俶世有兵越而俶任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者四十年為天下兵馬大元帥者三十五年既以地歸朝四徙大國善始令終窮極富貴福履之盛近代無比然自奉甚儉素好書善吟性謙和未嘗忤物世以是重之七子皆貴顯

九

月楊守一卒○契丹主復取涿州冬十一月遂陷祁

州

九月契丹主攻涿州破之宋師引還城遂降十月克沙堆驛十一月破長城宋士卒潰圍南走契丹

主邊擊之殺獲殆盡因攻滿城祁州及新樂皆拔之

十二月以李繼遷為銀州

刺史

李繼捧上言繼遷悔過歸款詔授繼遷銀州刺史充洛苑使然實無降心也

契丹初

置貢舉

放高第一人

巳丑

二年

契丹統和七年

春正月契丹主陷易州而去

契丹主克易州

遷其民于燕京而還

二月作方田○夏四月不雨五月戊戌遣

使決獄于諸州是夕雨○秋七月以張齊賢為樞密

副使張遜簽書樞密院事。彗出東井八月丙辰赦

是夕彗滅

彗出東井帝避正殿減常膳八月丙辰大赦是夕彗不見詔曰朕以身為犧牲焚于

烈火亦未足以答謝天譴當與卿等審刑政之闕失稼穡之艱難恤物安人以祈玄祐尹繼倫

大敗契丹耶律休格于徐河

朝廷聞契丹復至遣李繼隆發鎮定兵萬餘護

送糧餽數千乘趨威虜契丹耶律休格聞之帥精騎數萬邀諸途北面緣邊都巡檢使尹繼倫適領兵徼巡路遇之休格不顧而南繼倫曰寇蔑視我耳彼南出捷還則乘勝而驅我北去不捷亦且洩怒于我將無遺類矣為今日計但當卷甲銜枚以躡之彼銳氣前驅不虞我之至力戰而勝足以自樹縱死猶不失為忠義豈可泯然而死為異地鬼乎眾皆憤激從命繼倫令秣馬俟夜人持短兵潛躡其後行數十里至

唐州徐河天未明休格去大軍四五里會食訖將戰繼隆方陣于前以待繼倫從後急擊殺契丹一大將衆皆驚潰休格方食失箸為短兵中其臂創甚乘善馬先遁餘衆引去契丹為之奪氣平居相戒曰當避黑面大王以繼倫面黑故也自是邊境兵以息焉

庚寅淳化元年

契丹統和八年

春正月趙普致仕

普自再相帝每優禮之免

朝謁止日赴中書視事有大政則召對至是以疾力求致仕許之授太保兼中書令西京留守將發帝幸其第詔貸江州義門陳競粟

初陳宜都王叔明五世孫唐右補缺兼生祕書少監

京生鹽官令褒褒生高安丞灌灌孫伯宣避地江州之德安嘗以著作佐郎召不起伯宣生江州長史崇自兼至崇未嘗分異崇益置田園為家法戒子孫擇羣從掌其事建書堂教誨之唐僖宗詔旌其門南

唐又為之立義門免其徭役崇子江州司戶衮衮子奉禮郎昉昉之世同居長幼凡七百口不畜僕妾上下嫻睦人無間言每食必羣坐廣堂未成人者別為一席有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羣犬亦皆不食建書樓于別墅延四方之士肄業者多依焉鄉里率化爭訟稀少唐亡州上其事詔仍舊免其徭役昉弟子鴻鴻弟競競之世子姓益衆常苦乏食至是知州康戡言于帝詔本州每歲貸粟二千石其後競死從弟旭止受貸粟之半云省嗇而食可以及秋成屬歲歉粟貴或勸旭全受而糶之可邀善價旭曰朝廷以旭家羣從千口軫其乏食貸以公粟豈可見利忘義耶帝聞深加歎獎旭後世守家法久而不墜 二

月置昭文史館集賢院于禁中

因唐制也昭文館集賢院大學士監脩國

史皆以宰相兼之

夏五月鑄淳化元寶錢

帝親書錢文作真草行三體自是每

改元必更鑄冬十二月契丹封李繼遷為夏國王○
以年號為文

不雨

辛卯二年契丹統和九年春正月不雨蝗三月雨時連歲旱蝗是年尤甚禱

雩無應帝手詔宰相曰朕將自焚以答天譴翌日大雨蝗盡死辛仲甫罷○閏二月

辛未朔日有食之○夏四月以張齊賢陳恕參知政

事張遜溫仲舒寇準為樞密副使恕有心計為鹽鐵使帝深器之親題

柱曰真鹽鐵陳恕初準為樞密直學士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請復坐事決乃退帝嘉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及旱蝗帝召近臣問以得失眾以天數對準曰洪範天人之際應若

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也帝怒起入禁中頃之復召準問以不平狀準曰願召二府至臣即言之

二府至準乃言曰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賕吉賊少乃伏誅淮以參政汚之弟盜主守財至千萬止杖之仍復其官非不平而何帝以問汚汚頓首謝

于是切責汚而以準為可大任遂有是命焉

張宏

罷○五月初置諸路提點刑獄○秋七月李繼遷降

詔以為銀州觀察使賜姓名曰趙保吉

繼遷與趙保吉戰于安慶

澤繼遷中流矢遁去轉攻夏州保忠乞師禦之乃遣翟守素帥兵往援守素至繼遷乃歸欵奉表謝罪故有是命且以其子德明為管内蕃落使行秋九月呂軍司馬繼遷既受詔即以誥命獻于契丹

秋九月呂

蒙正罷王沔陳恕免

蒙正為首相以寬簡居位政事多決于沔沔聰察善敷奏有適

時材用然性苛刻不以至誠待人進退非允人胥怨之又素與張齊賢陳恕不叶及二人參知政事汚不自安慮僚屬有以中書舊事告齊賢恕者會司諫王禹偁上言自今宰相樞密不得于本廳見客許於都堂延接以杜私請汚喜即奏行之左正言謝泌以為如此是疑大臣以私也疏駁之帝追還前詔汚遂罷汚見帝涕泣不願離左右未幾鬚鬢皆白時帝怒戶部使樊知古所部不治起聞密以語之覲其修舉知古訴于帝帝怒起漏言亦坐免會度支判官宋沆伏閣奏疏請立太子帝怒貶沆而沆乃蒙正妻族也故罷為吏部尚書三日之間連罷三相因有奏毀者以帝語之曰蒙正有大臣體汚甚明敏毀者慙而止

李昉張齊賢平章事賈黃中李沆參知政事○王顯

免以張遜知樞密院事溫仲舒寇準同知院事

知樞密院

事同知樞密院
事自三人始

冬十月趙保忠降于契丹契丹封為

西平王復姓名曰李繼捧○彭城郡公劉繼元卒

贈中

書令追封
彭城郡王

是歲大旱

壬三年

契丹統
和十年

春二月乙丑朔日有食之○三月詔

試舉人自今糊名考校○京師大蝗翳日夏五月已

酉遣使決獄于諸州是夕雨○六月置常平倉于京

師

時穀價太賤帝遣使臣於京城四門增價糴以貯
之命曰常平俟歲飢則減價糴與貧民遂為永制

秋七月太師魏國公趙普卒

普薨年七十一帝聞之
震悼謂近臣曰普能斷

大事盡忠國家真社稷臣也普性深沉有岸谷剛毅果斷雖多忌克而能以天下事為己任故其當揆惟義之從偃武修文慎罰薄斂以立宏規於後世其功大矣少習吏事寡學術及相太祖勸以讀書遂不釋卷每歸私第闔戶啓篋取書誦之竟日及次日臨政處決如流既薨家人發篋取書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陳橋之事普實定策事定之後未嘗以勲舊自伐亦難能矣獨廷美廬多遜之獄大為太宗盛德之累惜之

君子

八月宴羣臣于新祕閣○召終南隱士种放不

至

洛陽人种放沉默好學父翊卒與母俱隱終南豹林谷之東明峰結草為廬僅庇風雨以講習為業

從學者衆資以養母母亦樂道薄滋味放得辟穀術別為堂於峯頂盡日望雲危坐每山水暴漲道路阻隔糗糧乏絕止食芋栗性嗜酒嘗種秫自釀每曰空山清寂聊以養和因號雲溪醉侯幅巾短褐負琴携

壺沂長流坐盤石採山藥以助飲往往連日值月夕
或至宵分自豹林至州郭七十里徒步與樵人往返
著蒙書及嗣禹說表孟子上下篇太一祠錄人頗稱
之多為歌詩自稱退士作傳以述其志轉運使宋惟
幹言其才行詔使召之其母恚曰常勸汝勿聚徒講
學身既隱矣何用文為果為人知而不得安處我將
棄汝深入窮山矣放乃稱疾不起其母盡取其筆硯
焚之與放轉居窮僻人迹罕至帝嘉其節命所在時
加存問焉冬十一月闍婆來貢闍婆國在南海中自宋元
至是其王穆羅茶遣陀湛來契丹伐高麗契丹遣東
貢且云中國有真主故來耳契丹主遣朴良柔奉表請罪
恒德伐高麗高麗王治遣朴良柔奉表請罪置磨勘
契丹主詔取女直鴨綠江東數百里地賜之置磨勘
院帝慮中外官吏清濁混淆莫能甄別命官考課號曰磨勘院

癸巳四年 契丹統和十一年

春二月己未朔日有食之○改磨

勘為審官院

金部員外郎謝泌言磨勘不出於典訓故也掌審京朝官其幕職州縣官則別

置考課院主之

封黎桓為交趾郡王○青城民王小波作亂

初蜀亡其府庫之積悉輸汴京自後任事者競起功利于常賦外更置博買務禁商賈不得私市布帛蜀地土狹民稠耕稼不足以給由是兼井者益糶賤販貴以規利青城民王小波因聚眾為亂且曰吾疾貧富不均今為汝均之貧者爭附遂攻青城掠彭山殺縣令齊元振旁邑響應焉夏五月以張

洎錢若水為翰林學士

帝謂侍臣曰學士之職親切貴重非他官可比朕常恨不

得為之

六月張齊賢免

初王延德與朱貽業同僚欲求補郡貽業與李沆有姻婭託之

以請沆為之言于張齊賢齊賢以聞帝以延德嘗事
晉邸怒其不自陳而干祈執政召見詰責延德貽業
皆諱不以實對齊賢

張遜寇準免

遜與準不協一日
準與溫仲舒並轡

晚歸有狂民迎馬首拜呼萬歲街使王賓與遜雅相
厚善因奏民迎準拜呼萬歲準自辨實與仲舒同行
蓋遜令賓獨奏斥臣辭氣甚厲因互發其私帝惡之
乃左降遜為右領軍衛將軍出準知青州準既罷帝
念之不置語左右曰寇準在青州樂乎左右揣帝意
且復召用因對曰陛下思準不少忘聞準日縱酒未
知亦念陛下

否帝默然

以柴禹錫知樞密院事呂端參知政事

劉昌言同知樞密院事○置銀臺通進司

主視章奏
案牘以稽

出入隸門下蓋秋七月置諸路茶鹽制置使○帝觀
給事中之職也

欽器

翰林學士蘇易簡直集中以水試欽器小黃門密奏馬帝召問之易簡曰江南徐遊所造者即

取至便殿帝親試之嗟賞再三易簡進曰臣聞日中則昃月滿則虧器盈則覆物盛則衰願陛下持盈守

成慎終如始帝納之

八月丙午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分天下

州縣為十道

是年三月復置三司使而罷鹽鐵戶部度支三使判三司魏羽請依唐制分天

下郡縣為十道曰河南河東關西劍南淮南江南東西兩浙東西廣南以京東為左計京西為右計魏羽為左計使董儼為右計使中分十道李昉賈黃中李

為左計使董儼為右計使中分十道以隸焉而各道則署判官以領其事

李昉賈黃中李

沆溫仲舒罷○以呂蒙正平章事蘇易簡趙昌言參

知政事趙鎔向敏中同知樞密院事

蒙正嘗因召對論及征伐帝曰

朕比年征討蓋為民除暴苟好功黷武則天下之人燬
亡盡矣蒙正對曰治國之要在內修政事則遠人來
歸自致安靜帝然之易簡在翰林八年眷遇異常帝
嘗飛白書玉堂之署四字以賜之欲遵舊制使天下
稔其名望而後正位台輔易簡以親老急於進用因
亟言時政得失遂入政府敏中明辨有才畧時西北
用兵樞機之任專主謀議凡二邊道路
斥堠走集之所敏中莫不周知帝器之

以陳恕為三

司總計度使以恕為總計度使判左右計事凡議論計度並令恕參預恕以官司各建政令

互出難以經久

周太后符氏卒○趙保吉寇環州

轉運副使鄭仁寶議

禁鹽池用困保吉保吉遂帥邊人四
十二族寇掠環州邊將多為所敗

以陳靖為京西

勸農使未行而罷

帝務興農事詔有司議均田法太常博士陳靖乞先命大臣兼屯田

制置令京東西檢責荒地及逃民產籍之募民耕作
賜以牛種室器俟田成然後量授田度地均稅約井
田之利為定以頒行天下帝乃以靖為勸農使皇甫
選何亮副之選等言其功難成陳恕亦以為不可遂
出靖知夔州
冬十二月王小波死其黨李順陷蜀邛

而罷其法

州永康軍

西川都巡檢使張玘與小波戰于江原縣
死之小波亦中流矢死其黨推小波妻弟

李順為帥寇掠州
縣衆至數十萬

甲申五年

契丹統和十二年

春正月李順陷成都知府郭載出

奔梓州詔以宦者王繼恩為兩川招安使帥師討之

李順攻陷漢彭州乘勝攻成都轉運使樊知古知府
郭載及官屬斬關出奔梓州順入城據之僭號大蜀

王遣其黨四出攻劫州縣兩川大振帝議遣大臣
撫諭趙昌言獨請發兵急討無使滋蔓帝從之
趙

保吉寇靈州以李繼隆為河西都部署帥師討之
保

徙綏州民于平夏部將高文旺等因眾不樂反攻敗
之保吉復圍堡砦掠居民焚積聚遂攻靈州詔李繼
隆帥師討之饑時大饑民持杖相率投券富室取其粟坐
杖脊餘悉從杖以其事聞帝感悟下詔褒之乃遣使
分詣諸道巡撫帝謂之曰彼皆平民因饑取餼糧以
圖活命爾宜悉從末減不可從
二月李順寇劍州上

官正大敗之順遣楊廣寇劍門都監上官正麾下有
疲卒數百因勉激以忠義勇氣自倍力

戰以守會成都監軍宿翰兵至正與之合迎擊賊眾
大破之斬馘數萬餘眾三百走還成都順怒其驚眾

盡斬之自此沮氣矣時朝廷聞蜀盜甚盛深以棧道為憂正以孤軍力戰以挫賊鋒銳於是閣道無壅王師得以長驅而進

李順寇梓州圍之

知梓州張雍聞王小波起即訓練士卒募強勇

守城輦綿州金帛以實帑藏命官屬治戎器伐山木為竿銷銅鑪為箭鏑紐布為索守城悉備至是李順遣相里貴帥眾二十一萬圍梓城中兵才三千雍悉智力禦之

三月李繼隆入夏州

執趙保忠歸于京師

保忠聞李繼隆將至先挈其母妻子女壁于野外乃上言與保

吉辭怨獻馬五十四乞罷兵帝覽奏立遣中使督繼隆進軍及師壓境保吉因夜襲保忠營欲併其眾保忠方寢聞難作單騎走還城其指揮使趙光嗣閉於別室開門迎繼隆入夏州城獻之繼隆執保忠送汴京待罪帝詰責而釋其罪尋責授右千牛衛上將軍封宥罪侯賜第汴京保忠狀貌雄毅居環列奉朝請

常快快
不自得

夏四月詔削趙保吉所賜姓名○詔墮夏州

城遷其民于綏銀

帝以夏州深在沙漠奸雄因之以竊據欲墮其城呂蒙正曰自赫連

築城以來頗與闕右為患若遂廢之萬世利也遂詔墮之

五月王繼恩復成都獲

李順誅之其黨張餘寇嘉戎渝涪瀘忠萬開等州陷

之

四月王繼恩師過緜州賊潰走追殺及溺死者甚衆遂復緜州曹習破賊于老溪復閬州胡正遠復

巴州西川行營擊賊于研口砦敗之復劍州五月行營破賊十萬衆斬首三萬級復成都獲李順其黨張

餘復攻陷八州都巡檢使盧斌解閬州圍復蓬州詔磔順等八人于鳳翔市降成都府為益州以姚

坦為益王府翊善

王嘗作假山召僚屬置酒衆皆褒美坦獨俛首王問之坦曰但見血

山安得假山王曰何故坦曰州縣督稅上下相急父子兄弟鞭笞苦楚血流滿身此假山皆民租所出非血山而何時帝亦為假山未成間之亟毀焉王每有過失坦輒正言左右患之教王稱疾帝甚憂之召王乳母入宮問王疾狀乳母曰王本無疾徒以姚坦檢束不得自便耳帝怒曰吾選端士為王僚屬者固欲輔王為善耳今乃如此欲使我逐去正人王年少豈解此也必爾輩教之杖乳母于後園召坦深慰諭之

王繼恩救梓州賊乃潰

梓州被圍近三月張雍固禦之王繼恩遣石知顯往援賊

遂潰

六月契丹行大明歷

可汗州刺史賈俊所造也秋七月李繼

遷使其弟廷信來朝貢

繼遷獻馬謝罪又遣弟廷信入覲且獻馬橐駝帝遣使慰

諭八月以王繼恩為宣政使

中書以討蜀寇功欲除繼恩宣徽使帝曰朕讀

前代史不欲令宦官預政事宣徽使執政之漸也止可授以他官宰相力言繼恩有大功非此任無足以為賞典帝怒深責相臣命學士張洎錢若以張詠知水議別立宣政使位昭宣使上以授之

益州

以詠知益州得便宜從事時王繼恩上官正宿翰等總兵討賊漸有成功頓師不進專務飲博

剽掠恣橫餘寇匿山谷恃險結集勢復張大州縣多陷詠至以言激正等勉其親行仍盛為供具餞之酒酣舉爵屬軍校曰爾曹蒙國厚恩無以塞責此行當直抵寇壘平蕩醜類若老師曠日即此地還為爾死所矣正由是決行深入大致克捷繼恩御軍無政其下恃功暴橫詠奏請命近臣分屯師旅帝即命樞密直學士張鑑西京作坊使馮守規安撫西川時寇掠之際民多脅從詠移文喻以恩信使各歸田里且曰前日李順脅民為賊今日吾化賊為民不亦可乎有赴訟者詠灼見情偽立為判決人皆厭服嘗曰詢君

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各就其黨詢之則無不審矣其為政恩威並用蜀民畏而愛之初蜀士知向學而不樂仕宦詠察郡人張及李畋張達者皆有學行為鄉里所稱遂敦勉就舉三人悉登第士由是知勸

以趙昌言為川峽馬步軍都部署尋詔次于鳳翔

王繼

恩在蜀不能戢衆士無鬪志郡縣多叛帝意頗厭兵召昌言謂曰西川本自一國太祖平之今三十年矣昌言知帝指即前畫攻取之策帝喜命昌言為川峽五十二州招安行營馬步軍都部署自繼恩以下並受節制昌言既行寇準密奏昌言有反相不宜遣握兵入蜀乃詔昌言駐鳳翔昌言至鳳州留候館不復進上官正敗張餘于雲安

五月賊攻夔州白繼贊大敗之于西津口斬首二萬

獲舟千餘六月上官正復破賊于廣安又破賊帥張罕二萬衆于嘉陵江口又破之于合州西方溪高瓊

張旦亦敗賊于陵州七月賊攻眉州不克
至是正等大敗張餘于雲安軍復其城
九月罷權

酤自國初以來諸州置酒務官釀官得利無幾
而味醕惡帝知之詔募民自釀而輸官錢以折

御卿為永安軍節度使○契丹尚父室昉卒昉自保寧以來

為相與韓德讓耶律色珍同心輔政務在
息民薄賦慎刑由是法度脩明國無異議
遣使如契

丹求成也再遣使往而契丹不許于是募人
汎海賂女真及兀惹等部叛之二部不從
以襄王

元侃為開封尹進封壽王帝在位久儲貳未立馮拯
等上疏乞早定太子帝怒

斥之嶺南中外無敢復言者寇準自鳳翔召還入見
帝足創甚自褰衣以示準且曰卿來何緩耶準對曰

臣非名不得至京師帝曰朕諸子孰可以付神器者
準對曰陛下為天下擇君謀及婦人中官不可也謀

及近臣不可也唯陛下擇所以副天下望者帝俛首久之屏左右曰襄王可乎準曰知子莫若父聖慮既以為可願即決定遂以元侃為開封尹進封壽王元侃帝第三子也

以寇準參知政事

○冬十一月宿翰敗張餘于眉州

九月西川行營衛紹欽楊瓊屢破賊

衆復蜀卬榮等州帝以蜀盜漸平下詔罪已曰朕委任非當燭理不明致彼親民之官不以惠和為政管

推之吏唯用剋削為功撓我蒸民起為狂寇聞者感悅十一月賊攻眉州宿翰敗之

契丹令郡

邑舉明經茂材異等之士○十二月戊寅朔日有食

之○以陳恕為鹽鐵使

總計使果不便乃罷之復以三司兩京十道復歸三部各

置使一員以恕為鹽鐵使時帝留意金穀召三司吏李溥等二十七人對于崇政殿詢以計司利害溥等

上七十一事詔以四十四事付有司行之其廿七事
下恕等議可否賜溥等金錢悉補侍禁殿直領其職
帝謂宰相曰溥等條奏事頗有所長朕嘗語恕等若
文章稽古此輩固不可望若錢穀利病彼自幼至長
寢處其中必周知根本卿等但假以顏色引令剖陳
必有所益復賜三司錢百萬募吏有能言本司不便
者令恕等量事大小以錢賞之錢盡更給恕將立茶
法召茶商數十人俾各條利害恕閱之等為三法語
副使宋太初曰吾觀下等固滅裂無取上等取利太
深此可行于商賈不可行于朝廷惟中等公私皆濟
吾裁損之可以經久于是始為三法行之貨財流通
恕每便殿奏事帝或未深察必形誚讓恕斂板蹐蹐
退至殿壁立若無所容俟帝意稍解復
進慤執前論終不改易帝以其忠多從之

乙未

至道元年

契丹統和十三年

春正月帝觀燈于乾元樓

唐自

以來常以正月望日為上元七月望日為中元十月
朔日為下元三元前後各一夕開坊市門然燈以宴
嬉帝罷中下二元然燈而上元之夕益盛是歲帝御
乾元門樓以觀之見京師繁盛因指前朝坊巷省署
以諭近臣令拓為通衢長廊遂大設燕張樂帝曰五
代之際生靈凋喪周太祖自鄴南歸士庶皆罹剝掠
下則火光上則芻亭觀者恐懼當時謂無復太平之
日矣朕躬覽庶政萬事粗理每念上天之貺致此繁
盛乃知理亂在人司空李昉對曰晉漢之事臣所備
經何可與聖朝同日而語今四海清晏民物阜康皆
陛下恭勤所致也呂蒙正避席曰乘輿所在士庶走
集故繁盛如此臣嘗見都城外不數里飢寒而死者
甚衆願陛下親近以及遠蒼生之幸也帝變色不言蒙正侃然復位

以趙昌言知鳳翔

府○契丹韓德威侵邊折御卿敗之于于河汭○劉

昌言免○以錢若水同知樞密院事○李繼遷遣使

來獻馬○二月宿翰等至嘉州獲張餘蜀盜平

餘為嘉州

軍士所獲宿翰等至嘉州函餘首送于行營其黨由是皆散

夏四月呂蒙正柴禹

錫蘇易簡罷

蒙正在中書帝嘗欲遣人使朔方諭中書選才而可責以事者蒙正以名上帝

不許他日三問蒙正三以其人對帝曰卿何執耶蒙正對曰臣非執蓋陛下未諒耳因稱其人可使餘人不及臣不欲用媚道妄隨人主意以害國事同列疎息不敢動帝退謂左右曰蒙正氣量我不如既而卒用其人果稱職及罷相判河南日引親舊於林園歡宴政尚寬簡委任僚屬事多總裁而已

以呂

端平章事張洎參知政事趙鎔知樞密院事

初帝欲相端或

曰端為人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決意用之端居位持重識大體以清簡為務慮與寇準同列而已先正台揆恐準不平乃請參知政事與宰相分日押班知印同升政事堂帝從之遂為故事時同列奏對多有異議惟端罕所建明一日帝手札戒諭自今中書事必經呂端參酌乃得開奏端愈謙讓不敢當洎博涉經史多知典故巧于將順善持論議為翰林學士帝嘗謂近臣曰張洎富有文藝至今尚苦學江東士人之寇也學士之職清要貴重非他官可比朕嘗恨不得為之甚見寵遇然洎性險詖好攻人短每為寇準規畫準心伏之以兄事焉遂極口談其才故至大任既與準同列奉之愈謹政事一決于準無所參預惟專修時政記甘言善柔而已

何承矩敗契丹于雍州○開寶

皇后宋氏崩

后崩遷梓宮于故燕國長公主第
權殯于普濟佛舍謚曰孝章皇后
貶翰

林學士王禹偁知滁州

開寶皇后崩羣臣不成服禹偁對客言后嘗母儀天下當

遵用舊禮坐謗訕責知滁州禹偁立朝敢言以直躬行道為已任不為流俗所容故屢見擯斥六月

以李繼遷為鄜州節度使繼遷不受

初李繼遷遣押衙張浦以馬橐

駝來獻帝令衛士翹關超乘引強奪槊于後園俾浦等觀且令兵士皆拓兩石弓帝笑問浦曰羌人敢敵否對曰羌部弓弱矢短但見此長鉅人則已遁矣況敢敵乎繼遷上表乞禁邊盜掠詔從之至是遣閤門副使馮訥持詔拜繼遷鄜州節度使張浦為鄭州防禦使留京繼遷不受命秋八月立壽

王元侃為皇太子更名恒太赦

太子既立廟見還宮京師民擁道喜躍曰

少年天子也帝聞之不憚召冠準謂曰人心遽歸太子欲置我何地準再拜賀曰此社稷之福也帝悟入

語后嬪宮中皆前慶帝喜復出延準飲極醉而罷以
尚書左丞李至吏部侍郎李沆並兼太子賓客詔太
子以師傅禮事之太子每見至沆必
先拜至沆不敢當上表辭謝帝不許

九月封牂牁蠻

酋龍漢曉為歸化王

其部凡十一州皆依山險以寇掠為事

李繼遷寇

清遠軍張延敗之○冬十一月召王繼恩還以上官

正雷有終並為西川招安使○契丹置義倉○契丹

冊王治為高麗國王

高麗連歲奉貢于契丹契丹主遣使冊之王治遂遣其童子十

人往習契丹語

十二月契丹韓德威侵府州折御卿禦之卒

于師詔以其子惟正知府州事

韓德威謀知御卿有疾遂帥眾攻府州御

卿力疾禦之德威聞其至不敢戰會疾甚母密召之
御卿曰世受國恩邊寇未滅御卿罪也臨敵棄士卒
自便不可死于軍中乃其分耳太夫人無
念我忠孝豈兩全言訖泣下翌日卒于師
秋官正韓顯符造銅渾
儀成詔司天臺置之
契丹以韓德讓為大丞相

丙申
二年

契丹統和十四年

春二月以李昌齡參知政事

帝謂昌齡

曰中書政本當進用善良博詢衆議
以正道公議臨之即怨謗無由生矣

三月高麗請婚

于契丹契丹許之

高麗與契丹接壤數被侵擾以受
封中國不即臣服之嘗上表求援

帝以北鄙甫寧不欲為外夷復開邊隙但賜詔慰撫
之高麗遂與中國絕而附于契丹既受其封事之甚
謹因求婚焉契丹以東京留守駙馬蕭恒
德女為越國公主許之未成婚而女死
夏四月李

繼隆等帥師討李繼遷

初帝命洛苑使白守榮護送
易粟四十萬于靈州李繼遷

邀擊于蒲洛河守榮衆潰運餉盡為繼遷所奪帝怒
命李繼隆為環慶十州都部署將兵討之會四方館
使曹璨自河西還言繼遷衆萬餘方圍靈武城中告
急使為繼遷所得則頓兵不去矣呂端請發兵由麟
府廊延環慶三道以擣平夏襲其巢穴或云暑涉旱
海無水泉糧運艱辛不如靜以待之帝不聽親部分
諸將命繼隆出環丁罕出慶范廷召出延王
超出夏張守恩出麟州五路進討直趨平夏
秋七月
寇準免
是歲正月祀南郊中外官皆進秩準素所喜
者多得臺省清要官所惡及不相知者即序
進之彭惟節馮拯俱為廣州通判惟節素列拯下及
是惟節轉屯田貲外郎拯轉虞部貲外郎章奏列街
惟節猶處拯下準怒堂帖戒拯毋亂朝制拯憤上疏
極陳準擅權且條上嶺南官吏除拜不平數事帝不

憚張洎揣知帝嫉準懼一旦同罷乃奏準退朝誹謗
帝益不悅會廣東轉運使康戡上言呂端張洎李昌
齡皆準所引端德之洎能曲意承奉而昌齡畏懦不
敢與抗故準得以任胸臆亂經制帝始大怒召端等
責之端對曰準性剛自任臣等不欲數爭慮傷國體
因再拜請罪及準入對帝語及拯事準請自辨帝曰
若廷辨失執政體準猶力爭不已又持中書簿論曲
直於帝前帝因歎曰鼠雀尚知人意況人乎遂罷知
鄧州以丁惟清知西涼府

涼州周回二千里東界原州南界雪山吐谷渾蘭州西界

甘州北界吐蕃領姑臧神烏番禾昌松嘉麟五縣戶二萬五千七百三十口十三萬城周回十五里李軌所築久不內屬至是請帥從之

八月李繼隆不見寇而還范廷召遇

李繼隆于烏白池敗之

繼隆以環州道迂乃自青岡峽達靈武徑趨平夏兵行數

日與丁罕合又行十餘日無所見乃引還張守恩遇之不戰而遁王超范廷召遇之于烏白池大小數十戰獲其未募軍主吃囉指揮使二十七人繼遷遁去超廷召欲進擊諸將失期士卒又困乃亦引還繼遷復令軍主史亂駐素駝口以阻歸師繼隆遣田敏等力戰敗之諸將乃得濟師大有年

丁酉三年

契丹統和十五年

春正月張洎罷○以溫仲舒王化

基參知政事李惟清同知樞密院事○葬孝章皇后

于永昌陵○分天下州軍為十五路

京東京西河北河東陝西江東

江西浙東浙西淮南荆湖福建劍南東劍南西廣南凡十五路各置轉運使

三月帝崩于

萬歲樓皇太子即位

帝不豫宣政使王繼恩忌太子英明陰與參知政事李昌齡殿

前都指揮使李繼勲知制誥胡旦等謀立故太子楚王元佐帝崩皇后令繼恩召呂端議所立端知有變鎖繼恩於書閣使人守之而入后問端曰宮車已晏駕立嗣以長順也今將如何端曰先帝立太子正為今日今始棄天下豈可遽違命有異議耶后默然乃奉太子至福寧殿即位太子既立垂簾引見羣臣端平立殿下不拜請卷簾升殿審視然後降階率羣臣拜焉太宗沈謀英斷儉勤納諫憫農慎刑好學重儒故能削平海內功業炳然遇災知懼過舉能悔是以民窮而不怨兵罷而能戢若夫太祖之崩不踰年而改元涪陵武功之不得其死宋后之不成喪後世不能無譏焉

契丹封李繼遷為西

平王○夏四月尊皇后曰皇太后赦○以李至李沆參知政事○進封交趾郡王黎桓為南平王○五月

李昌齡有罪貶為忠武軍節度行軍司馬

討謀立楚王之罪貶

昌齡為司馬降王繼恩為右監門衛將軍均州安置胡旦除名長流潯州李繼勲以使相赴陳州而釋其

餘黨立秦國夫人郭氏為皇后后宣徽南院使守文之女太宗為帝聘之至是

立馬六月追復涪王建美為秦王○詔諸州勿得獻祥

瑞○復封兄元佐為楚王○錢若水罷○秋八月趙

鎔李惟清罷以曹彬為樞密使向敏中夏侯嶠為副

使○以孔世延襲封文宣公

雍熙中伐契丹文宣公宜督糧餉溺死於拒馬

河延世其子也至是詔襲封焉冬十月葬永熙陵○十一月高麗王

治卒姪誦立

誦繼立嘗遣兵校徐遠來候朝
德音不得達而還遂與中國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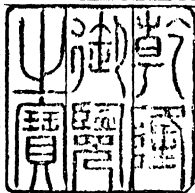
廷十二

月追尊太宗賢妃李氏為皇太后

帝生母也

李繼遷請降

以為定難節度使復姓名曰趙保吉



通鑑續編卷四